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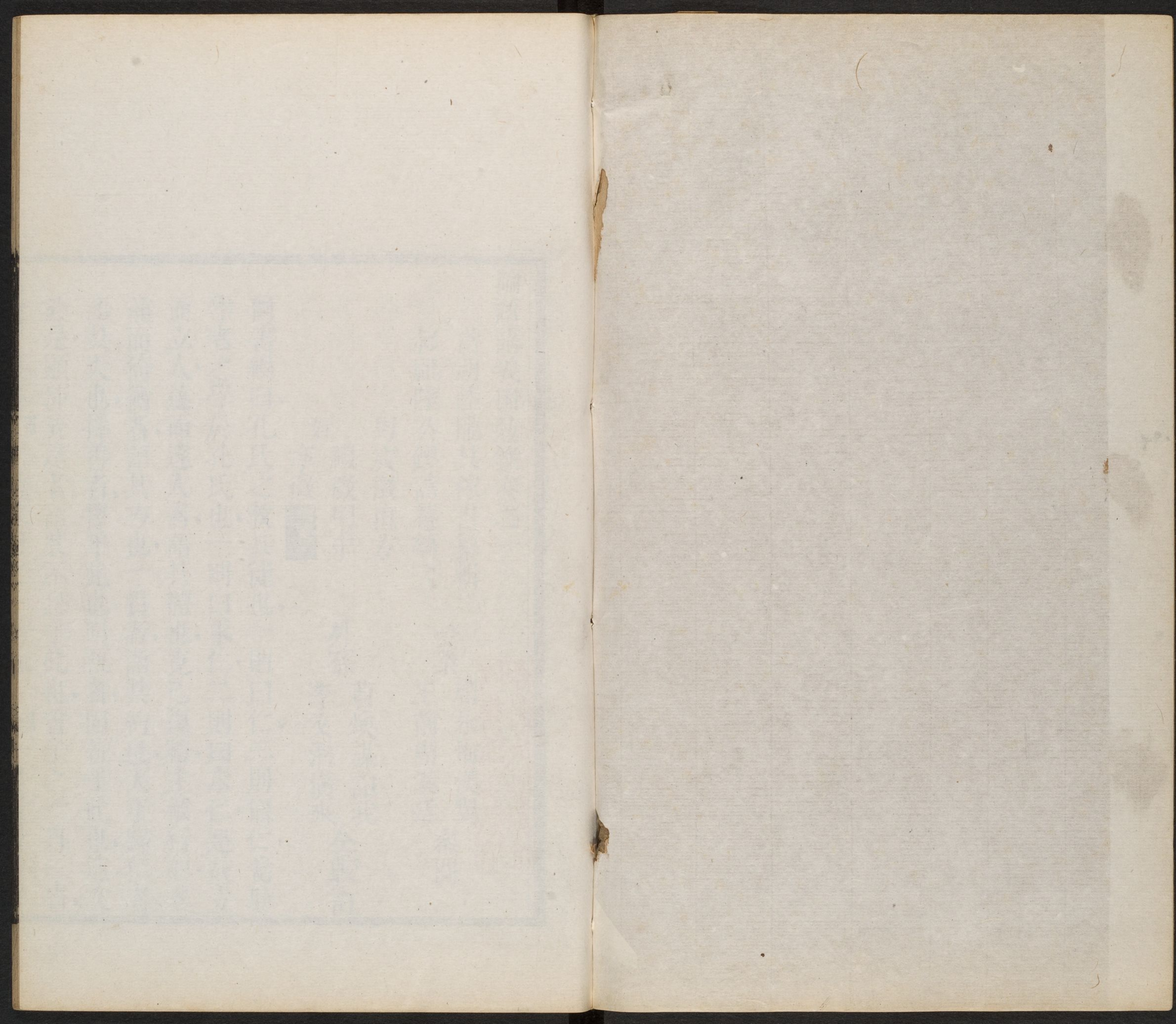
T 856/7174.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陸公鏐蒿菴編次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叅閱

男宸徵直方

外孫

曹煥謀詒我

全較訂

姪

禮徵用中

寧徵

圖書編曰孔氏之教其徒也一則曰仁二則曰仁當時  
學者之學於孔氏也一則曰求仁二則曰求仁是故立  
而立人達而達人者語其體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參  
前而倚衡者語其方也一貫者語其約也天下歸仁者  
語其大也擇善者擇乎此也固執者固執乎此也造次  
於是顛沛於是者語其不息乎此也曾子之一日三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志乎此而省也。子路之樂與物共，志乎此而共也。顏子之無伐善施勞，志乎此而無伐施也。○又曰：將以仁爲難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有能一日用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將以爲易與，何爲罕言仁，而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將以爲近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將以爲遠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苟志於仁，無惡也。將以爲人心之固有，而不待求與？君子無終食之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將以爲求之方寸而足，與凡視聽言動居處執事與人交，以及出門使民，能行五者於天下皆是也。將謂取足於己而已乎？君子以友輔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仁之資也。將謂其必藉於人乎？當仁不讓於

師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於此會而通之，神而明之，仁其庶幾矣。○又曰：仲尼發憤，顏子竭才，曾子死而後已，此正是聖門學脉所繫，後人不能希聖希賢，病正坐此。○又曰：聖學之全，固揭之首章矣。併玩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脩德講學徙義改過，共學適道與立與權，知及仁守莊蒞動禮，知之好之樂之，可見學有全功，不可闕功有漸次，不可紊也。○又曰：聖人之學，性學也。仁義禮知性也。觀孔子教人之求仁，則知孔門教人之盡性也。○又曰：論語中所記，多是面相授受，忠告善道，辭簡意盡，蓋平日聖德，既已服其心，當是誠意柔顏，溫辭和氣，又足以啟其信，要皆以無厚入，有不覺其入之深焉。真是法言不容不從而改，異言不容不悅而釋，雖羣賢

之辭亦自與他書所記載者迥別。○又曰回也仰鑽涉於無誘之以博約而卓然有真見參也省身泥於有啟之以一貫而唯然無方體。

李毅侯曰論語頭緒雖繁其中緊要只數條便盡看透時節節俱了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大抵聖賢終身受用只一學字爲主學者何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是也所學者何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者是也聖賢本領只在一天字上聖賢功夫只在一學字上學不知天非聖人之學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學之所以重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生知之聖而自謂好學好古敏求聞見擇識是也惟其知之是以好之其得力迥與人異故自

謂下學而上達五十而知天命則夫子終身一學也夫子終身一天也故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予一以貫之一貫之一則性與天道是也無適而非天性之流行則樂矣故曰樂以忘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亦在其中矣此聖人地位也近聖人者顏子也近顏子者子貢也參也魯其質之明睿少遜焉而誠意慎獨反身自慊終得聞夫子一貫之道故回之年未竟其學而曾子之學獨傳蓋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只一誠而已仁與誠一也故中庸言誠而論語獨言仁當仁一事聖門所最重也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不言仁而安仁可知矣顏子克己是當下將私意克盡了便復全天性之則故三月不違仁曾子誠意慎獨在強恕上得力把私意漸漸消磨天

理漸漸完復。所以能弘毅任仁。顏子乾道。曾子坤道也。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處。夫孔顏之樂。只天性流行。洒然自得而已。夫子知天命。故樂。顏子克己復禮。故樂。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顏子克己之樂。則亦可知。曾子誠身之樂矣。故聖道之得傳者。曾子也。子貢問一言終身。而夫子語之以恕。終得聞性與天道。其亦庶幾乎此也。按強恕爲求仁吃緊工夫。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然則恕之一言。固聖賢下學之始事。而究極之精微也。所以程子移上一階。說聖人也是此忠恕。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也是此忠恕。則恕之爲如心也。卽仁與誠。卽性與天道而已矣。故聖賢所終身者學也。而其終身於學者。天也。學不知天。非聖人之學也。夫子好

學而知天命。顏曾子貢。其知天一也。自是而外無聞焉。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夫子亦與之言下學而已。夫下學之卽爲上達也。存乎其人矣。○又曰。本領一天功夫。一學二言了。一部論語發明性與天道處。曰誠曰仁曰恕。要之有異名。無異體。自下學爲恕。自上達卽仁與誠。卽性與天道。吾道一以貫之。如此而已。○聖門如顏子子貢皆是學知利行者。曾子是困勉者。圖書編曰。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剛好勇苟不好學。則有蔽矣。使德之不修。徒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可乎。學詩學禮學易學詔。咸有益於得矣。使博學於文。不能約之以禮。欲其弗畔於道也得乎。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之章總旨。王觀濤曰：聖人一生只是箇學而不厭。學則那有盡頭。特爲世人苦難而無自得之趣。故說此悅樂不愠境界。以鼓舞而欣動之。只玩本文三不亦字。便想見他循循善誘之意。○陳行之曰：時習盡君子之學。悅字盡學之趣。卽此是徹首徹尾的。二節朋來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愠之君子。就其中忘遇者言。○李毅侯曰：劈頭說此一章。分明自道其一生好學之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時習而悅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此朋來而樂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不知而不愠也。

學而時習之節

張彥陵曰：工夫全在時習上。箇中有勿

忘勿助意。說字正形容時習之妙。見無限自得光景。俱從時習裏面出來。是聖人鼓舞人心語。○翼註曰：人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澁。習則馴熟。○是勿助勿忘意。註雖不明分二義。然自不妨。新說專以不著力爲解。則偏矣。聖人論學。極著力。極不著力。若竟不著力。則已是生安地位矣。○真學自然能時習。真時習自然能朋來。不愠。若大槩言之。則固有學而不習。習而不時。時習而未至於朋來。朋來而未至於不愠者。後說是題中正解。而前說則深一層解也。朱子常以知行分說。而陽明言知行合一。亦然。故顧麟士云：學字少不得作主。然體勢三平凡說家作串遞語者。自可芟却也。其說極是。○陸象山曰：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如學

而時習之。不知所謂習者何事。○一部大學說的都在。○王龍溪曰。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楊慈湖曰。時習者。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凡作意用工有所起。必有所輟。○陳白沙曰。習通天地。川上不舍。習貫古今。千聖面命。○圖書編曰。或曰時之義。果無間斷。如禹之惜陰耶。仰善變通。如巽以行權耶。曰皆是也。天之運也。積十二時以成日。積四時以成歲。惟其無間斷。是以常變通也。○淺說曰。不亦說乎。說者說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說字。○說字解。其進自不能已句。可味。然自不能已處。卽欲罷不能意。

有朋自遠方來節。朋來不愠。俱有工夫。蓋首節學習工

夫尚淺進而不已焉。學益深。習益熟。則朋來又進而不已焉。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愠。不可謂下二節只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雙峯之說。須善會也。○朋來只依大全蒙引作新民看。爲是存疑之說。不必從附後。○附存疑曰。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尚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有後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學體用全備之學。觀此則朋來與新民不同可見矣。○世之學者。莫不有朋。其於人之知或不汲汲焉。而侈言聲氣。不免以交游之盛。而致道德之衰。感懷世事。甚至以逃名之心。長傲物之習。亦孰非時習之功少哉。壬申閱時文摘出。○張彥陵曰。樂字固非



以人驗我學亦非慶吾道之廣其傳○亦非以人資已只是慶吾道之廣其傳乙卯二月三十○徐岩泉曰只是此心流通於天地萬物之間欲不間斷耳

人不知而不慍節○蔡晉江曰時習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雖至於不知之地而時習之功未嘗有間曰不慍特自其人不知而言耳蓋人不知而有慍則猶是時習之功未至即此慍之時猶未能說也此君子是就見成說當與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看○到此始完全得一箇時習○翼註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何○沈無回曰學妙於時習自然與天地萬物相通即一人不來自自有天下歸仁之象豈有不朋來之理然不

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得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如孔子之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而生慍此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到此不是真學問○此亦是人不知內事但專說則偏○朱子曰人不知乃不知於世之好為詭異者蓋時習之學平平常常闇脩於己無以致其知也○大全不載此說○問不慍是漠然無所動於中否羅近溪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知求為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不知必反已以為可知而後已於人何敢慍焉○如此說方見學問

無歇手處。○要知不屑教誨亦是不慍。息邪距淫亦是不慍。道不行而思居夷浮海亦是不慍。蓋此心不動便是。不慍。○沈無回曰。近溪說。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與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同。○一人不知。自有天下歸仁之象。是不必慍。此反己之說。則不敢慍。兼說為佳。○蔡覺軒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見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說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兩意亦是相足。○如第一節。是由時習而得說也。而朱子又曰。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則又似非說不足為時習。兩意亦是相足。

其為人也。孝弟節。張彥陵曰。有子指出孝弟示人。正要人根本上著力。不是虛論道理。○聖賢那一語是虛論道理。○又曰。就見成說好從心上來。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梁無知曰。天下豈有好犯上作亂之理。但不孝不弟之人。滿腔子都是殺機。一念不已。又續一念。習慣自然。真如好之者。然犯上作亂。從不好說來。正在心上銷融之意。

君子務本節。此節蒙引存疑。皆不主仁山之說。○依新說。則為仁之本。首節已括盡。此特借君子咏嘆出來。與雲峰仁山之說相背。可刪也。○翼註曰。不可以本屬心道屬事。蓋道皆本心。而達於事。本是道之一端。最切近者。○按晦翁伊川以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裡面。

發出來的。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王觀濤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切者。故卽此愛親愛兄一點良心。乃無所不愛之根。○聶雙江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慮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培養得這箇真念不息。則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爲仁之本。○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用。則孝弟之事最切。兼說爲是。○沈無回曰。本以言此心之根柢處。人惟孝弟與生俱來。一念包孕。千枝萬葉。無不攝入。故曰爲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說。方見完足。若說施由親始。便支離。○重講孝弟。謂仁義禮知。總是孝弟之體。仁民愛物。總是孝弟之用。

說非不精。然却令人無下手處。不若程朱之淺言。孝弟重講仁字也。且如新說。仁與孝弟。滾作一團。則於本字終說不去。○張侗初曰。仁是生人者也。有生而後有孝弟。如何孝弟爲仁之本。曰。仁在未生以前。無思無爲。一落於爲人。而仁有爲矣。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培養真念。便生意充滿。故曰其爲仁之本。要理會兩箇爲人爲仁字。○羅近溪曰。仁是天地間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非孝也。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曷嘗有箇孝弟。亦可曰。性中只有箇孝弟。曷嘗有仁。然不如此說者。重講仁也。

未可泥著

巧言令色章 張彥陵曰。巧令俱是好字樣。正是色取仁的人。聖人勘破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著心體。故曰鮮矣仁。○徐徹弦曰。世態上多一分粧點。天理上便減一分本質。○強排道理。皆巧言也。危冠危服。皆令色也。析疑

吾日三省吾身章 張彥陵曰。此曾子毋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真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習為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便是一毫苟且不得。○曰吾身。則更無人可替代。更無人來催迫。然又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省字內含二意。一是內省之省。極精密。一是做省之省。極勇猛。○朱子曰。三省看來是

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非。省。察。已。作。底。事。○邢叔和。一日三檢點。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工。所以朱子說當下便省。○三省即常惺惺法。不在事前事後論。○三省是合動靜工夫。亦是徹首尾工夫。○湛甘泉曰。學貴日新。須於日用間對境時。自取徵驗。才是貼身實進步處。若只以虛悟做成學問。觸發根源。依然是舊。○不忠不拘。事之成敗。只懼心有分毫未盡處。信不在言語上。亦非求友信我。只懼吾心衷曲未貫洽。習不徒求無負於師。直求無負於此心耳。必如顏子之不惰足發。方是習。○朱子曰。人之本心。固不是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

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是重。往往是有這軀殼。便是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裡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此條大全不載。○信字之義甚廣。言行相顧。是信心口相符。是信。內外如一。是信。始終如一。是信。總是循物無違。總是以實。○看來程朱論信字。不止是踐言。大學註曰。徇物無違。論語註曰。以實。若違理而不以實。雖踐言亦不得爲信。且信又似不止屬言。凡行事以實。皆是。若弟子章謹信相對。則信乃專屬言也。大全不重章廣平游氏一段可見。又正顏色斯近信矣。亦然。○陳伯玉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卽毋自欺。

慎獨工夫。○徐自溟曰。三不字。三乎字。有歉心。有疑心。有懼心。○陳大士曰。三者未足盡天下之事。而曾子汲汲焉。已覺檢之有不能盡。三者未足難天下之人。而曾子汲汲焉。已覺檢之有不勝難。○附淺說曰。斯言也。其在聞一貫之前乎。種植方勤。而時雨未至乎。若源頭一開。則中流自在。無事推移之力矣。

道千乘之國章

張彥陵曰。按此章雖分五項。總是以爲

民之實心。行爲民之實政。○敬是一點兢業之心。信是一點眞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心卽在政上見。不是空空箇心。○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沈無回曰。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

之敬。則脩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袁了凡曰。敬字不是一心在事上。只是心常存而事不苟。君子因事以治心。未嘗役心以應事。○玩沈無回說。知此爲偏。○宋羽皇曰。雖事勢之窮。亦濟以變化之權。而至誠惻怛者。常貫焉。是之謂信。非信於號令之說也。○翼註曰。信兼政與令言。○按節用非纖嗇之謂也。因事制費。我不爲侈。愛人非姑息之謂也。因情制法。我不爲刻。○據舊解。人字內兼臣民。○農隙四時皆然。不是至冬乃役也。○顧岩叟曰。時至事起。使之者與爲使者。俱無心也。○五者總是一心。就其兢業處。則謂之敬。就其真確處。則謂之信。就其樽節惻怛順時處。則謂之節。愛時使心存而五者自見者。聖人之事。以五者爲心者。賢

君之事。在聖人則見其合。在賢君則見其分。

弟子入則孝章

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爲父兄者。

○王龍溪曰。此章分爲本末。然都是培養本心的工夫。○王宇泰曰。此示弟子爲學大段規模。全在幾箇虛字。上討精神。人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無一時一事不範圍於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純。○按此章。須說得淺。方切弟子身上。學文是要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爲考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蒙引云。小學大學雖均有文行。而所以爲文行者。又各不同。○翼註曰。謹字本是敬慎意。而註乃曰行之有常。何也。蓋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敢放縱。正是敬慎之意。○又曰。舊說似將衆字。

限定作同爲弟子者。仁字亦限定是弟子出類者。不必如此拘。○又曰。仁人只作善人看。○文學道學與學文。學道雖非兩項。乃學道卽小人可與。而學文非君子不能。析疑○陽明日。近世訓蒙穉者。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析疑

賢賢易色章

張彥陵曰。按聖門論學。只在人倫日用上。

做工夫。非另有一種聞見之學。故人若實實能盡倫。卽此是學。更有何學。雖字未字。虛看。只是假設之詞。○吳因之曰。除却綱常之外。有何名理。除却實踐之外。有何講究。○此章註圈內圈外。是二意。俱要細看。圈內是幹全語。圈外則翻剝語。○王宇泰曰。人只有一箇心。而今

好德。恰似將那好色的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先恭簡云。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可想易字之義。○楊復所曰。朱子謂如送這身子與他。憑他將來如何使。不必就死難說。○張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翼註曰。雖曰未學。曰字輕看。只作雖未學便了。○又曰。吾必謂之學矣。蓋子夏非信此人已有聞見之學。只說有是四者。卽此是學矣。不必多聞多見。而後爲學。○朱子曰。君實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坦夷。亦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析疑○卽此是學。是子夏要人務本之意。但恐人徒求盡此四者。而不去學。則亦終無由

因勉錄卷之一  
盡故注吳氏一段當看子夏之意。不如此子夏之言則弊或至於此。○朱子曰大抵博雜極害事。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范醇夫一生作此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完事了。原不會仔細玩味。所以見處全不精明。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總旨。林次崖曰。威重是爲學根基。譬如耕種田地。忠信如下箇種子。友勝已是培養。速改過是芟艾。○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此四者皆所以成其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功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節。蔡虛齋曰。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質說。人須是有重厚的。質方可爲學。若不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不重不威。俱屬外面說。○又曰。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可爲學。○此重字與孟子無暴其氣暴字對看。絕妙。○李毅侯曰。形神原是相關。若外面飛揚浮躁。內邊決無近裡著己工夫。決不能理會著忠信。故先言此。聖人所以要人威重。只爲與裏面相關。非祇就形骸檢束也。所以莊蒞動禮爲知及仁守之進步。內邊功夫愈至得力處。便自然周旋中禮。而威重又不足以言之。聖人之學。表裏合一。徹頭徹尾。神妙如此。○固學兼已得未得爲是。

主忠信節。王字泰曰。威重非取於色莊。必以忠信爲主。○大全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有出入。主常在屋裡。



無友不如己者節 無友非拒之也。戒其樂與爲友之一

念。右鼎峙○沈無回曰：或以我旣友勝己，則人將不肯

友。我爲疑，故謂不如己。爲與己不相同調之人，非也。此處重無友之心，而不重友也。人苟不以得少爲足，而好上人，則所見自然皆勝己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况同趣向者乎？朱子語類亦有此問，答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

過則勿憚改節 克己工夫，全在勿憚。斬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如吝者執之，怠者安之，皆憚也。○勿憚有破釜沉舟之意。○淺說曰：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節爲一截。游氏總註，未必是夫子本意。

### 慎終追遠章

大全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存疑以追遠不止是父母，看來慎終亦不止是父母，但其中自有箇輕重耳。○書曰：惟民生厚，厚是民之本性，但溺於習尚，故相率而趨澆薄。歸厚云者，若久客於外，而今反於家之謂也。全在上之人，以身風之耳。○不曰民風，而曰民德，是更深一層話。○歸字有不煩驅迫之意。○厚字寬說，不必指喪祭。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總旨。沈無回曰：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

夫子至於是邦也，節。玩本文抑字，求與意自抑揚。子禽在必聞處起疑，意夫子用世心切，或求亦所不惜耳。說亦至於邦句，見得非欵洽之素。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按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見之。是一時俱形的。湊合一處。而德則根於中。無可名狀者也。分不得和敬眼目。○以得之以字不著力。只是子貢從旁模擬之詞。夫子固不自知。卽邦君亦有所不知。○得字卽聞字別名。○李穀侯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與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一般光輝發越。令人心醉神游。故堯曰時雍。舜曰風動。夫子曰綏來動。和其神化一也。○夫子聞政。亦不專在邦君就問。入其國。觀其風土。入其朝。觀其朝會聘享。俱可以知政。但如此說。却無了感通一段精神。所以子貢將德容來說。○蒙引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之聞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

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翼註曰。他人之求。有心去求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只在有心無心上分別。常說皆云。他人之求。皆側媚依阿以求聞。雖不差。然畢竟粗了。聖人豈但異於側媚小人哉。只畧有一點干預國政的念頭。便不是聖人。○又曰。雖借言夫子之求。實辨其非求。

父在觀其志章。有一層進一層之意。歸重不忍改之心。上○許敬菴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其蚤立而行。欲其自脩。所以勵天下之爲人子者。非徒爲觀人發也。○朱子曰。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亦如父在。不敢自專。故夫子直指其不忍之心。推見至隱。不必主事言。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

以俟三年大非聖人意也。○高中玄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上二句重在第一句。父沒句正見得父在不得自專意，是帶說三年句。緊頂父沒句，見得雖父沒亦非即改，則始終一不自專也。○存疑謂此必人子父在志不相合，父沒遂改所爲，其事本善者，聖人不全許之而爲此語，其說雖是，未若新安陳氏之渾。○新安陳氏曰：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管登之曰：此章必爲有家之大夫，輕改父道，而以幹蠱矜能者發。

禮之用章總旨。有子爲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爲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誰說是和之弊，但一於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

一意，非爲禮過嚴而欲其和，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辯和以維禮，非兩救語。○翼註曰：此章爲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也。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原亦以和爲貴，但徒和則不可行耳。若不得其旨，反以上節爲恐人之過嚴而示之以和，曾不思晚近世不患其拘，唯患其縱也。

禮之用節。太史公曰：緣人情而制禮。○朱子曰：禮如此甚嚴，分豪不可犯，何處有個和？須知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和。不如此見至嚴，便是至和處，不分兩截。○翼註曰：禮之用不可作人之用禮說。蓋禮之施用與人之用禮固無兩意，但口氣有順逆，若作人之用禮以和爲貴，便是

有意於和了。○又曰和字不是相親相愛只是從容不迫之意。從容不迫亦只是心安二字盡之。○又曰爲貴不是須要和的意思。若有意要和又是知和了。禮中之和在行禮者亦不自知其和。但論禮者則以是爲貴耳。○又曰先王之道道卽禮也。以其有可通行而名之曰道。正應由字。○張彥陵曰先王二字重看。所謂尊其名以警世也。非是引先王來作証。○翼註又曰通章全要分別箇禮中之和。禮外之和。心安爲和也。無意於和者也。禮外之和。任情爲和者也。有意於和者也。故下節知字最重。知有和便涉有意了。○禮有以嚴爲貴者。有以浹洽爲貴者。亦自有二種。此處單就嚴肅一邊說。且勿以浹洽意相渾。蓋只是禮中之和。初不及禮

外之和也。

有所不行節

翼註曰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去。

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卽末句不可行意。○張彥陵曰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小大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病在求和於禮之外耳。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異。要之著一知字。并和亦差認。○沈無回曰才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者於禮中剔出一和用之。其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復先王之和矣。才知和而和。便自不與禮相節。二句作一句讀。非如時文所云。又不以禮節之也。○亦字之意。若曰和本可行。唯其離禮以爲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對拘迫難行者看。○沈

無回曰亦不可行。自其流弊說。世人云一於嚴者固不可行矣。一於和者亦豈可行哉。大謬。○李毅侯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其所謂和者。正先王所謂不和之甚者也。先王之道。以和而貴。所以小大必由。今之知和而和者。反於先王之所可貴。所以小大必由者。亦不可行也。

信近於義章。張雨若曰。天下只有道理。始終顛撲不破。故不必計較後來。但執一無弊之道。便是善始善終。朱子曰。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王遵岩曰。此須是平時講究。這箇道理。始得。顧湛菴曰。卽其約信合義時。卽知其言必可踐。卽其至恭合禮時。卽是無恥辱。卽其所因可親時。卽得可宗之人。不必作日後看。○郭

青螺曰。此三段工夫。全在兩近字。一不失字上。有許多斟酌意思。學者須有一種精神。照管於人已之交。近義是議之而後言。近禮是議之而後動。不失其親。是擇其人而後交。○周用齋曰。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卑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自動。故必須合下討箇究竟。是以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非義之信。寧身被困屈。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於可賤之人。○李毅侯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負慷慨。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吾輩當寫一通。置之座右。○恥由內生。辱是外至。○因只是偶然相依倚。可親以

道言不以情言。大至親又較厚之說不必拘。宗是宗法之宗。梁無知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老實。無一段巧言令色動人。故因之時。最易失之。○翼註曰。因。猶依也。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便是暫時依他宗。猶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亂之宗周公。如此解。因字宗字方精。不可但解為暫交久交。○項仲昭曰。可復者。踐言固可。雖有時不必踐。亦不害其為可也。看得極活。後二段亦當以此推之。○專主太過一邊說。亦妙。然朱子過不及之說。非無意味。當參看也。

食無求飽章

王觀濤曰。此章總以心字貫。○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敏事慎

言有甚意思。若只敏事慎言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能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又曰。無求安飽。須是見得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的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著緊。都不濟事。○李衷一曰。只緣有這箇無求的心。方能去敏慎就正。其實無求安飽。正是吾儕大學力處。所謂打破嗜慾關頭。若根源處不潔淨。雖竭力用功。只是皮膚上綽過。○按此與自不暇及之說。雖稍似異。然其實可相發明。○朱子曰。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辯等皆事也。慎言自是專心於內。有言之得。無訥乎意。亦非有意慎密其間。○翼註曰。就者親近之意。正言行之是非兼印正觀法二意看。○所正者何事。學有淺深。所正者

亦與之爲淺深。是始終要如此的。○蒙引曰：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

貧而無諂章總旨。此章須知樂與好禮是轉語。引詩是轉語。○錢肇陽曰：士人悟道，全憑這點靈機。靈機未啟，而欲向無窮理窟，勉強探索，不免得此遺彼，掛一漏萬。何由於精上取精，於密中加密，唯透得這點靈明，便覺得理無窮盡。學無駐法，徹頭徹尾，觸類貫通。夫子稱曰：告往知來，來字有多少，無窮道理；知字有多少，無窮會悟。○有告往知來之識，方能進於義理無窮之域。蓋唯知之者能行之也。故夫子許之。此論可補大全所未發，但不可偏重在知一邊耳。○看來只是許其知之不滯。

用工却易，不必專拘詩上。

貧而無諂節。張彥陵曰：按樂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非

而胸中自有一段好光景。道外豈復何。有好元景。與貧相忘耳。禮是

天理之節文。不曰理而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

一好字，便見此心自相浹洽處。○禮卽克己復禮之禮。

○徐做弦曰：貧如孔顏，只是一樂字。富如周公，亦只是

一好禮字。全然不在處。貧富上著脚。○楊慈湖曰：豈唯

無貧富，且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地萬物，無一而非

吾心也。○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

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

非住處。切磋琢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言外又有

進子貢意。蓋未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欲其徒知也。

如切如磋節。陳霜赤曰：只義理無窮四字，便可括盡通章之旨。末節亦不重在言詩，第許賜之善悟，頗與雍之言然意義一例。○巧笑章亦然。

賜也節。張彥陵曰：不是夫子讚揚他，是夫子鼓動他。○姚元素曰：人心一點靈機，常為意見名言封閉，不得透露。夫子只要點明此件，子貢論貧富，子夏論繪素，原未及詩禮，而二子忽然悟及，是他靈機動處，故引誘開發，令其神解得自本心，全不在詩禮分疏。○翼註曰：始字作方字看，他人不可與言詩，如賜也方可與言詩，不是說賜前此不可與言，今日方可與言詩。○湖南講曰：此原非大悟，不必說玄說妙，其大悟乃在多學而識章，不患人之不知，知章。張彥陵曰：此夫子於患人不知者

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切自己身心上。○薛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衡空鑑。○湖南講問：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為己。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二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李毅侯曰。為政以德。是以天德行王道。所謂以一獨主張天地萬物者也。其精神結聚處。要即潛伏屋漏兩節意。民自歸之。謂以勸以威。動其愧恥之良。且不識不知。安其性命之則也。緣此德是我所獨得。亦民所同得。故其縮結之妙。不可窺識。如此夫子口中說。個為政以德。便穆然神往。無可言說。無可舉似。不得已而辟諸北辰。行文要得水月鏡花之妙。北辰一段。正於喻意中打出正意。此不是北辰自居。眾星自共。正由北辰能聯絡眾星。不由他不共耳。○按此亦當與夫子聞政章參看。○張彥陵曰。按此論至德之化。要知與老子

清淨無爲別。○夫子說爲政以德。分明有箇爲字。如何却說無爲。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爲之迹耳。故無爲不是全無作爲。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翼註曰。德兼身心。如欲正民心。則先脩意。欲正民行。則先脩事。○又曰。無爲是不煩措置意。只輕帶看。章旨原不重無爲。○又曰。此章主化民說。爲政以德。作正人以德看。觀本註解政字爲正人之不正。而下章解政字爲法制禁令。可見此章不必說到法令上。蓋法令雖不可廢。但此章之旨。不曾說及耳。○朱子訓此章政字。則曰政之爲言正也。是以理言。於道齊章政字。則曰政謂法制禁令。是以事言。○四書鏡曰。以德如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也。○辟如上。要補出無爲民歸。○蒙引曰。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星。邊天壤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辯。

詩三百章。翼註曰。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

總要使人思無邪。是一氣話。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又曰。註中心志情性正貼思字。○四書家訓曰。此節是提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是要使人思無邪。不是示人學詩之要。亦不是謂作詩之人。皆思無邪也。○按發出先王垂詩教之意。正所以示人學詩之要也。然學詩之要。意在言外。○鄒肇敏曰。味此章。却是教人無邪思。而觸詩以發之耳。○李毅侯曰。不是有一言便可廢三百。謂盡三百總歸此一

言耳。○四書家訓曰：思無邪，只是一個正心工夫。○又曰：凡人所爲皆根於心，心中止一性，性發出來便爲情。思者，性之靈而情之倪也。一涉於思，便非不覩不聞氣象，出於正常難入於邪最易。思復生思，邪復生邪，展轉相生，本體愈遠。○張彥陵曰：思字最好玩味，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思在心裏，此處無了邪事，自無邪。若說事上去著力，便無及。○許敬菴曰：風俗邪，先王爲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爲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妙，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采集詩歌，使之一唱三歎，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聲詩所由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爲功耳。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按思無邪語。

成公文公各爲一說。至今謂未了公案。成公主作詩者說，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主學詩者說，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附後文公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憫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耳。而况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

道之以政章總旨 四書鏡曰道政齊刑俱責備於民故  
民之爲善去惡者不過勉強於外道德齊禮俱求端於  
己故民之爲善去惡者莫不感孚於中感應之所以異  
也。

道之以政節 湖南講曰此亦非輓近易及如唐太宗時  
外戶不閉行旅不資糧便是。

道之以德節 張彥陵曰禮卽有形之德也。○政與禮何  
別。○格是翻然一變言非只空空羞愧。○按德禮政刑  
爲政者都少不得但有了下半截遺了上半截則失了  
政刑之本意大抵德禮只在政刑上見耳。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總旨 說叢正蒙云常人之學日  
益而不知仲尼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七十皆自

覺其進也。○湖南講問此章是夫子想著從前光景有  
恍然自失之意是否答曰此是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乃賢者改過不吝的學問在夫子生平  
只說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止是望道未見歉然不足  
有之若追悔自失覺無證據。○張彥陵曰純亦不已。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節 許敬菴曰夫子當十五之時便  
志於學便是要爲聖人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是其精神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其實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  
其楷法。○志乃最初起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  
念鄭玄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  
勲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  
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爲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

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析疑海門。○沈  
無回曰。陽明云。志學卽是志不踰矩之學。此語亦有病。  
志學。志聖學也。不踰矩。是所進之境界耳。假令兩楹未  
夢。必更有一語。夫子豈肯以從心爲足乎。管登之謂夫  
子未到窮神知化一境。愚未敢知。然聖學無息。則斷然  
矣。○按若說志於矩。便不妨。  
三十而立節。張彥陵曰。任他紛華曲學。俱搖動不得。○  
楊慈湖曰。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復有立也。學久而固。如  
木生久則堅。立非有二木也。立非強力之所能致也。以  
強力而立。立於暫。不立於久。立者吾心所自有也。戕而  
賊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而他人無之者。未  
學也。是以未立也。

四十而不惑節。存疑曰。不惑只是信。子使漆雕開仕。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不惑於臨  
事時看。尤切。

五十而知天命節。張彥陵曰。知字深看。不是聞見之知。  
天命雖在事物上見得。然却不是逐事逐物尋求天命。  
金仁山曰。不惑。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  
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看萬殊。○下學上達。融而  
爲一矣。

六十而耳順節。鄒肇敏曰。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  
○徐岩泉曰。有言遜於志。有言逆於心。皆得入之。其是  
非自著。而心不爲動。如鑑之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  
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卻。亦無容留。故曰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節。胡衡齋曰：矩卽謂止至善亦卽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孔子十五志學時卽志此矩。自七十以前固未嘗踰矩。至七十以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矩卽是天命。○矩有體用。○湖南講問夫子旣是生知安行。謂何又要用積累功夫。答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超直至也。夫子由志學至不踰矩。其用功當亦如是。

孟懿子問孝節。張彥陵曰：夫子正欲借他事親之孝以感動他事君之忠。故以無違。○說叢楊慈湖曰：懿

子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而夫子所答各異。何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人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樊遲御節。翼註曰：講我對曰無違。要見得孟孫不識果。能喻我意否。

生事之以禮節。此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生事三。句不可分。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忽不可假借意。○。方文伯曰：不曰理而曰禮。禮有品節限制。正臣子所自。律以奉君父者也。

孟武伯問孝章。饒雙峯曰：此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湯霍林曰：疾字不專是疾病，蓋身有一毫不在名檢上，卽是病痛處。語要隱然警悟三家。

子游問孝章。徐敞弦曰：敬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四書鏡曰：能養能敬，是謂養志之孝；養而不敬，是謂養口體之孝。○養而將之以敬，服勞而本之以愛，卽是孝，不可全抹殺。然敬愛却包得廣，不止在服勞奉養之中。子夏問孝章。王宇泰曰：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嚴恪且不可况暴戾乎。

吾與回言終口章總旨。四書鏡曰：此節只是抑揚其詞，以贊顏子悟道之妙，固非顏子愚於始而知於終，亦非

夫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李毅侯曰：夫子宛轉其詞以形容之，所謂無所不悅而非助我者也。切不可弄口頭巧，謂如愚不愚兩難捉摸，至今無以定回等語。

吾與回言終日章。李衷一曰：如愚不愚，不是形容顏子之聰明，是形容顏子之不事聰明處。○按不事聰明，正是聰明。○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意不相背，是說他心裡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面在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方看出他心裏來。此時夫子意中原曉得他心裡口中却不說他心裏，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湯霍林曰：只舉足發處，見得不違中有神悟意，不是兩時不愚，是顏子真面目，夫子心中

十分喜他。故婉轉其詞以形容之。要知如愚處便是不愚。足發之妙不在不愚。正在如愚上。○卽其不違之時。預知其足發之機。但上文口氣含蓄。至下始點破。霍林謂婉轉其詞以明之最妙。○吳因之曰。人但知回之足發而善悟。不知如愚而足發。將若決江河的氣象。斂於神明中。此悟境之深處。○按理固如此。然須於下半截說出。○謂惟其如愚。所以不愚。可謂惟其不愚。所以如愚。亦可。○須知如愚氣象。到足發時仍在。不愚光景在不違時已具。沈無回曰。顏子時時如愚。時時以發。時時足發。時時如愚是也。此意亦不可不知。○湖南講艾南英問終日不違。與夫子六十耳順。若有差別。則順與違反。不可謂不違非順。若無差別。則夫子何遲而顏子何

早耶。答曰。顏子所聞。乃夫子之言。說的既是有理。聽的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受。若夫子則隨外邊一切所感。如滄浪之歌。萍實之謠。人所易忽。而夫子觸著。便能有省。此與不違安得無別。○此意大全已發之。然不如此之詳盡。○朱子曰。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如兩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吳因之曰。私者。獨也。真我畢露之會也。這時節。靠不得把持。弄不得氣力。此實臟腑透見之際。故曰私。如今人言真面目一般。○存疑曰。私非燕居獨處。但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也。蓋燕居獨處。是靜時。不得發明。聖人許多道理。且下文日用動靜語。默說不去。語錄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這亦不是。正謂解



不得發字也。○私註謂是燕居獨處存疑謂與他人酬酢時。看來非與夫子相接之時。便是燕居獨處。蓋註燕居獨處。原兼動靜也。存疑與註未嘗相背。但存疑自以爲背。註爾若大全有單作慎獨看者。偏。○此條有辯在續錄。○袁了凡曰。省其私。不是孔子去窺伺他。只是以心相照。○說叢曰。王宇泰云。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他骨髓。或問高新鄭曰。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與曰。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發字來脈。正跟如愚來。或作生發解。或作發明解。然發是發。夫子之蘊。非發夫子之言也。有活潑潑地。引伸觸類之意。亦足字對如愚說。不對聰明才辯人說。○朱子曰。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

如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退而省察所爲。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問於何處見之。曰。昏面盎背。皆見之。○胡雲峯曰。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最有力。○徐倣弦曰。要看得發字意出。如草木生意。充滿鬱勃於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韓木公曰。私字只是大學慎獨之獨。退省其私。只是返而省察其獨知之地耳。非直到背地裡。乃謂之私也。亦足以發。亦非以聖言盡數行得出來。不曰行而曰發。謂其動靜語默。無非此理之昭著。動固發。靜亦發。語固發。默亦發。有活潑潑地。生鳥可已之妙。不然。將夏時殷輅。豈顏子一時行得及耶。○所立卓爾。亦非一時可及。○吳省菴曰。回也不愚。句乃是

於其足發處打破他不違的光景

視其所以章。此章全爲僞君子而發。○吳因之曰。大抵聖賢觀人。只把他自家身上一一參驗。那一件不是因物付物。所以爲天下之至明。○夏九範曰。不觀其所由。則王莽之謙恭。疑於周公之吐握矣。不察其所安。則介推之甘焚。疑於夷齊之無怨矣。○安對矯激看。朱子曰。安是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及此。終是勉強。畢竟他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從熟處去。○沈無回曰。安是心意所安托處。是習情也。不就是性。若性則無不善者。○樂天齋翼註曰。據所字之意。則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乎。不安乎。當云察其心之所安者。在道內乎。在道外乎。○又曰。焉廋。重惡邊。○李

見羅曰。聖人脩己功夫。必自裏及表。透體露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觀人也。卽用此法。旣視所以。必觀其由。必察其安。蓋必如是而後謂之真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然予觀世人。不曾有孔子的實學。至於觀人。則無不具孔子的眼孔。求全責備。吹毛求疵。真所謂至愚者。亦如神也。嗟乎。世之善於觀人。備於責人如此。而學者自脩。尚可不一循孔子的矩轍。而欲挾半假半真之學術。以盜名而欺世乎。

溫故而知新章。翼註曰。此章不重爲師。只重學貴心得。上說。王宇泰曰。故與新對。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也。而說者以爲求諸外。乃以德性所固有釋之。豈舊聞在德性之外乎。夫子爲世之學者。做一節工夫。未得透徹。便

厭了又做一件終其身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如炊飯者  
列數十鍋於前到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又冷了縱燒上  
千百年豈有飯熟之理教他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  
做去不到徹不住徹了便是知新也工夫只在溫故上  
○按論究竟則原是一件不知新叫不得溫故大槩論  
則是兩件有溫故而不知新者○溫故屬外知新屬內  
此內外交養虛實相生之工夫也究竟內外原是合一  
則新故原非兩件○新非求博非好異蓋義理原自無  
窮學問本自無盡即所舊聞尋緒不已則就其中愈入  
愈精愈體愈密或因舊聞而引伸觸類以爲新知或守  
舊聞毫末無加而日新又新即是新知或覺今是昨非  
又不妨洗滌舊聞突起新知此亦何嘗溫故而總由溫

故得來故謂知新可離溫故非也謂溫故即謂知新而  
更無知新之學亦非也鄧定宇曰爲學須翻窠倒曰如  
醫之用方兵之用法全依傍人不得必從舊紙堆中翻  
出新意見來○論語溫故是下學工夫知新則有上達  
意中庸溫故知新則皆下學工夫也通考朱氏公遷謂  
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無窮論語是即其一  
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所謂一理不是一貫之一是一  
件的意思己亥三月四日改定○中庸溫故屬存心知  
新屬致知論語則俱屬致知公遷一件兩件之說想如  
此分○知新雖不專指一旦豁然貫通處然亦是貫通  
之漸○自今日知之偶及爲新而明日見其爲已知又  
成故也右狐白解○維成氏曰自良知之說起右陸而

左朱謂故爲心之故物卽指良知溫卽勿忘勿助養此良知而知新卽良知之日新因引中庸溫故知新爲證不知註中間字原細不專指聞見之間卽聞見之間獨非吾性中之故物耶此理原無內外無精粗若以故爲良知而舉聞見掃之卽認良知亦差矣又有以師爲吾心能自得師大抵時說好異動拈本體動稱了覺不惟聞見可廢而師亦可廢噫害至此耶○此題重拈爲師者固非然竟脫畧爲師者亦非大約聖人口中語必無虛設明明有可以爲師句如何可一筆抹倒故朱公遷謂此爲爲人師者言之而註中所引學記語亦就師上說但文字須有次第原委故可以爲師只宜就溫故知新中勘出不得逆提作主

文評

君子不器章

君子二字是體用俱全之稱不必如蒙引

之說○楊慈湖曰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無意必固我當兼體用看○爲小事可爲大事亦可爲此事可爲彼事亦可處治可處亂亦可處安可處危亦可處暫可處常亦可知與勇兼仁與知兼○楊復所文云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蓋天生之以主器者豈身爲器耶卽袁了凡董思白說然與註却異

戊午三月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章

張彥陵曰不是要言而先行亦

不是旣行而遂言也○言亦不是絕然不要的但此處只說重行不必爲言分解南軒說極得口氣○此與訥言敏行同意但彼是並論言行此對子貢病處要從言

說到行。故南軒之說最精。○李毅侯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本是一句。不可讀斷了。一從字極可會。正如子之從父。臣之從君。斷然馳驟向前。不得大意。謂言當從行。行不可從言也。須是步步鞭策。一生精神。止辦這躬行一事。方可。若議論當先。而以躬行赴之。縱然身子上做得來。却不免已落後也。只將先言其行。而後從之。反看自明。若能言而行不逮者。夫子意中一發說他不著。○盛珍示曰。此是以言行論君子。非以君子論言行。君子周而不比。章。姚承菴曰。周與比。外面似一樣。只在心體上分別。君子以萬物爲一體。不從軀殼上起念。故周。小人只從軀殼上起念。逆之者憎。順之者愛。故比。○維成氏曰。周與比。不在交之廣狹。而在情之公私。情公。

卽一人相信。亦周情私。卽到處傾蓋。亦比。王宇泰曰。只是這個人。君子親之則爲周。小人親之則爲比。以普愛衆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者。誤。○合上三論。正是普愛。○君子則親疎善惡之必分。而不失爲周。小人則不分親疎。不分善惡。而適成其比。○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朱子論周以好善兼惡惡。論比以黨惡兼傷善。析理最精。○說叢楊慈湖曰。君子之心。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唯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也。小人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順則喜。反則惡。喜則比。惡則否。安能周哉。又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害其爲周。非如墨氏兼。

愛也。小人以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樂天齋翼註曰。周比字義。是以廣狹爲別。但認理又要圓融。○陶石蕢曰。君子於天下。如一身然。氣滃然遊於毛髮指拇。而無底滯者。周也。周故耳目之用。不設而通。手足不相要而相喻者。和也。周生和。析疑學而不思則罔章。張彥陵曰。思學原是合一的。學之精察處。卽思。思之篤切處。卽學。學而不思。只是空習個硬套子。心體上全不明亮。故曰罔思而不學。只是空見個景象。全無根據。心體上自不安穩。故曰殆。○罔字。只在不思上見得。殆字。只在不學上見得。玩二則字。可見病由分思與學而生。非學思之有二也。要知不思也叫不

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此二條是深一層看法。極得圈外程子意。蓋大槩論。則學思是兩件。若論究竟。則只是一件。○註習其事。原兼知行。但除思耳。觀大全朱子數條自明。而雲峯專以學屬行。殊覺偏蒙。引存疑。雖未明言其失。然皆不主此。

攻乎異端章。張彥陵曰。以害字點醒他。斯者。卽詞也者。

決詞已者。無他之詞。○陸象山曰。今人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或問如何是異端。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的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爲異端。○異端之始。亦是學聖而過。異端之行。亦必竊聖以行。象

山之言是指吾儒內之同異。然楊墨之與我儒亦是同師堯舜而異焉者也。其源本同而其流遂異。此趨向之不可不謹也。合楊墨儒而別其異於儒之中又別其異。此辨析之不可不精也。○王陽明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心用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入功利去。析疑○攻字依大全朱子說。則專治固不可。卽畧治亦不可。兼說爲妙。○翼註謂攻異端只是一個人。如爲我兼愛是異端。楊朱墨翟便是攻異端之人。固是。然兼兩人說尤妙。有創攻之者。有繼攻之者。○害於心。害於事。害於政。害一身。害天下。都是害。○攻乎

異端。攻是攻伐之攻。非攻治之攻。害者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朱子以攻乎異端爲攻治。明太祖以斯也已爲害止。二說亦通。

誨汝知之乎章

張彥陵曰：二爲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

不知自家心裡明白之意。重不知邊。勿平看。○此亦單主自知一邊說。翼註主此。姑錄於後。○翼註曰：二爲字不徒是口中任讓。乃心中體認之意。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爲知之。不糊塗過了。不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爲不知。亦不糊塗過了。墨卷不以爲誇。不以爲諱等語。俱粗。○不知爲不知。蒙引主自屈解。存疑主自知解。二說自當相兼。○人固有因不自知而不自屈者。亦有自知而不自屈者。一則任意氣之過。一則任意見之過。子路

皆。有。之。故。當。兼。說。細。玩。蒙。引。亦。是。兼。說。存。疑。但。闢。其。前  
一。節。耳。○。所。謂。不。知。有。煩。蹟。而。不。能。盡。知。者。有。深。微。而  
不。能。遽。知。者。而。况。卽。素。所。相。習。之。事。靜。證。之。實。有。不。可  
信。之。形。卽。素。所。相。親。之。理。深。求。之。究。有。不。可。解。之。故。○  
是。知。也。註。分。兩。層。不。易。之。解。時。說。謂。知。只。論。真。假。不。論  
多。寡。終。說。不。去。○。大。全。新。安。陳。氏。之。說。亦。覺。畧。偏。○。陳  
幾。亭。曰。子。路。信。心。不。好。學。人。也。語。之。以。好。學。未。必。能。奪  
其。信。心。之。僻。卽。從。心。上。點。示。只。去。其。自。欺。便。是。真。能。信  
心。便。是。知。○。李。毅。侯。佐。案。曰。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只。是  
他。不。肯。沉。潛。理。會。夫。子。特。向。頂。門。上。著。針。故。曰。由。誨。女  
知。之。乎。謂。必。於。本。心。知。不。知。處。洞。然。沒。些。子。鶻。突。乃。所  
謂。知。之。耳。此。漆。雕。開。吾。斯。未。信。所。以。爲。見。道。分。明。也。○

與。子。貢。之。弗。如。似。亦。當。與。此。同。例。○。李。毅。侯。曰。知。不。知  
分。處。儘。有。絕。大。豪。傑。未。能。剖。出。者。其。相。爭。只。在。毫。芒。疑  
似。之。間。認。識。不。真。便。墮。坑。塹。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是。知。也。此。他。日。所。以。悅。未。信。之。開。也。

子。張。學。干。祿。章。總。旨。周。季。侯。曰。多。聞。多。見。不。可。便。抹。殺  
他。學。問。亦。須。索。從。此。起。只。是。要。一。步。密。一。步。耳。大。抵。干  
祿。之。學。與。闡。脩。之。學。判。然。兩。途。學。干。祿。句。是。記。者。摹。擬  
子。張。之。學。是。一。種。干。祿。的。學。問。夫。子。全。把。闡。脩。之。實。示  
之。點。出。祿。在。其。中。句。正。見。祿。與。學。原。是。合。一。的。不。必。去  
干。若。云。脩。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法。  
子。張。學。干。祿。節。子。張。所。以。欲。得。祿。之。心。與。世。俗。異。而。其  
爲。干。祿。而。學。之。心。與。世。俗。同。然。亦。特。有。其。心。耳。未。嘗。思



枉道以求合也。至公孫丑陳代之流。欲孟子往見諸侯。則又干祿之變。而非子張之心矣。然有子張之心。則亦必流而爲公孫丑陳代之所欲爲者。此又不可不知。○子張公孫丑陳代。皆非貪祿者也。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然孔孟猶以爲不可。而况乎徒貪祿者哉。孔子之轍環天下。亦所謂脩其言行以俟之者耳。非有所干也。

多聞闕疑節。闕字慎字。正從多字見出。多聞多見。正學問得力處也。解者輒以聞見特心。并欲一切掃除。此與因噎而廢食者何異。○翼註曰。疑未信。殆未安。總是未知合理與否。上闕字。闕而不言。下闕字。闕而不行。○吳因之曰。博洽雄辯之士。最能塗人耳目。聳人聽聞。必闕

疑慎言而後寡尤。何也。辯博之徒。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驚獨坐。莊子曰。能服人之口者。不能服人之心。人不心服。所謂尤也。寡悔更易見。自恃閱歷古今。憑才妄動者。一時馳騁。豈不快意。馳騁者過。快意者息。至靜中之才。氣不得施。而良知躍然。愧怍生矣。故曰悔。○不曰尤寡悔。寡而曰則寡尤。則寡悔。謂多聞見而闕之。慎之。乃我之所以寡其尤悔者也。正見學問得力處。○朱子曰。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君子亦脩其在已而已。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大全存疑刪此末三句。何也。○吳因之曰。中字正與外字相對。言所謂祿者。只在寡尤寡悔中。○學卽是祿。祿字正

不必抹殺。主言揚行舉者固非。主天爵說亦非。○德脩而祿至。是祿在其中。德脩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集註圈內只說得前一邊。圈外程子則兼後一段說。大全蒙引存疑亦只說得前一邊。看來是程子說得完全。至謂脩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以此爲圈內病。則不然。觀大全朱子抹殺干字一段。自無此病。○朱子曰。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故經分言之。而註合解之。極有見。然朱子又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恐亦不可泥。亦有聞人之行者。有見人之言者。見人之言。如典籍所載是也。不知而作章。金仁山又謂聞是聞古人言行。見是見今人言行。麟士取之。看

來亦不可泥。○新說謂子張才高意廣。不患聞見之不多。只患不能闕慎。故此處意重闕慎。此說固好。然看來務外的人。連聞見也不是真個多。則聞見亦重。但要說得對子張病耳。○翼註曰。此章不宜專重末句。何爲則民服章。此章舉錯似宜平說。不必如樊遲問仁章云。不舉便是錯。○徐倣茲曰。進賢退不肖。原是朝野一點公心。故民之服不服。其機括只在一舉措間耳。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根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所屬者。舉而用之。使舉錯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自翕然聚於朝廷之上。甚得此意。○梁無知曰。不說君子小人。而曰直枉。最妙。同一君子。惟直的君子。最惹是非。所以容易錯。同一小人。惟枉的小人。最善迎合。所以容易舉。持正

乘公無所回互之謂直。曲學阿世漫無執持之謂枉。○君子則不論剛柔。總叫做直。小人亦不論剛柔。總叫做枉。不必如梁說。然亦可備參也。

使民敬忠以勸章。張彥陵曰。莊字。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亦要根心。不從外襲。

子奚不為政章。張彥陵曰。按此章大意。夫子分明是諷定公以孝正家的意思。○此章要與點爾何如節同看。○此章當與正名章同看。蓋身有窮達。而必不可不盡者。父子兄弟之倫也。若使出而不能盡其道於國。則寧處而盡其道於家耳。○孝乎句。是引起語。書本道政事。今却以孝為言。必有深意。○徐自溟曰。即此孝友之心。而施於一家之中。有藹然不容乖之政焉。有秩然不容

混之政焉。蓋即其所施處。皆真心貫通。即有唐虞雍睦景象。即有宇宙和平氣槩。非政而何。○王宇泰曰。施於有政。今書作克施。有政。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朱子以家政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也。○施於有政。施字。是推廣意。所謂推者有二。一是以我之孝友而教家人。皆孝友。一是以孝友之心。而推之為內外尊卑長幼之分。然此句內。又兼有化意。○以孝友施於一家。是為一家之政。以孝友施於一國。是即一國之政。總是一個道理。隨處發見。故曰。是亦為政。非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說。若說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則夫子既盡孝友於家。自當出仕於國。非答不仕之意也。○袁了凡曰。處為洙泗。出為唐虞。大行窮居。原無加損。○焦

弱侯墨寶齋集驗方序曰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  
或者謂爲謫居避咎計不知君子深仁隱厚蓄積於中  
譬之源泉隨地而出期於利物而已而人情薄惡動以  
爲有爲而爲不亦陋乎可爲此章註解

人而無信章 張彥陵曰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所  
以爲人全在信若無這點真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  
斷還成甚麼人○人之無信者不必論到行之隔碍處  
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已失其行之之具  
矣○徐自溟曰不知其可也似詰問語猶云如何是好  
意不可行意直至末句透出然此信字乃人生本來之  
命脉若因末句行字遂於涉世運行上論信則其所謂  
信者淺矣故知此信字當是論心不是論行○此說自

妙然不若黃蘊生之起講尤妙也○按四書鏡曰論其  
理則曰不知其可論其勢則曰其何以行此說亦不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是夫子以

定禮觀往古來今之無異非以因革損益爲知來也禮  
字最重禮所以維世也三代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  
此禮損益不外因中事若認所因所損益的做兩件便  
隔天淵○王宇泰曰此章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於其  
禮而損益之耳蓋將來之不可知者以世變之無常而  
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通通復循環必無  
窮已則無常而未始不有常也故昔之極重而不返者  
卽爲將來所裁減之端而其所頽廢而不振者便爲新  
主所增脩之處如秦之廢封建而郡縣此損益之至大

而後世之所恨者。然亦窮而變。變而通。勢之所趨。而不得不然者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節。世乃帝王興廢相禪之世。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

殷因於夏禮節。翼註曰。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難知。今此禮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始無定也。故總曰可知。○按此意。無人看破。○三可字。雖跟損益來。然損益不外於所因。正從因處知之也。有說反重損益上看。大意謂周末文勝。繼周者必損其文。而歸於忠質。此不可用。○按此意。亦有然。却是旁意。正意則重在因上。○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俱是禮。但三綱五常。乃禮之大體。文章制度。皆爲此而設。

玩註自明。○所損益可知也。是言損益之不多。以見其必出於因。不是決其必有損益。蒙引亦明。然須細玩。方知管登之謂。夫子實知繼周以後損益之事。誤矣。卽或有之。然此章亦決不重在此也。○不但是因往知來。假令處夏殷之前。亦知三綱五常是百世不易的。及處夏殷之後。則愈知其不易矣。故曰不但是因往知來。胡氏之說當活看。

非其鬼而祭之。章總旨。夏九範曰。宜提義字爲綱。○此與樊遲問知章同。但彼主知言。此主勇言。提義字爲綱。固妙。提勇字爲綱。尤妙。一是勇之過。一是勇之不及。然又當兼知講。勇之過不及。生於知之過不及。○二者有相因者。亦有不相因者。不偏說爲是。

非其鬼而祭之節

見義不爲節。吳因之曰。見字。須說得輕活。只是大義當  
前。已自曉得的也。若是真見。必定有真力。○朱子曰。此  
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  
爲。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王  
觀濤曰。諂與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按  
此與勉齋之說不同。然亦可參看。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二 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袁了凡曰。不曰可誅。而曰可忍。全要發

季氏一點良心。○按忍包敢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  
忍人。此敢忍之義。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前一義  
指亂臣賊子之心。後一義誅亂臣賊子之法。○圈外謝  
氏說。雖非正意。然可兼用。

三家者以雍徹章。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  
奚取二字。是冷覷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譏詞。  
○呂東萊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  
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

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  
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  
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  
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  
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  
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  
迂也。勢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不仁的人。正是假禮樂以自飾者。  
○翼註曰。人誰無心。如何說人心亡矣。蓋心如穀種。仁  
則其生理也。若穀種無生意。不成穀種。了便是穀種亡  
矣。○又曰。人而不仁。包得廣。不敬不和。各具一端。○又  
曰。欲發如禮。何如樂。何只在從中流出。與襲取於外上。

體認蓋人心不亡。則自其心之中。正者流出。便為禮。自  
其心之和樂者流出。便為樂。禮樂雖在外面。却全是一  
段真心發見。若人心既亡。則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  
的。不是從中流出的。其奈禮樂何哉。譬如穀種完固。方  
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綵為之。終不  
是真的。

林放問禮之本。章總旨。姚承菴曰。禮之本安在。此心之  
誠慤是也。夫子非不欲一口吐出。但世衰文盛。趨不可  
挽。第曰。禮之本在誠慤。人誰不曰。我之禮。吾心之誠慤  
為之。而禮其亡矣。所以將奢儉相形。使人披枝見根。○  
放問禮之本。夫子不告以體。而告以用。不告以用之得  
中者。而告以用之失中者。此處可參。

大哉問節

註禮之全體體字非體用之體

禮與其奢也寧儉節。註不及而質質字以質朴說。○寧儉戚與從先進有別。從先進是儉戚之得中者。○以本始之本言則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言則非特奢易非本。即儉戚亦非本。非特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蓋一則以體用對言而體爲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爲本也。勉齋雲峰之說自明。○李毅侯曰儉蓋近於本者也。如季氏歌雍舞佾奢則不遜。至於蔑禮則寧若并其大夫之禮俱從朴畧簡易尚不失爲忠臣孝子也。其實奢非禮儉亦非禮。此一節救世之權也。○胡雙峰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爲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庇其本根可

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爲反本之論也。○佐案曰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爲文質。而文質緣是以生。此禮之本也。夫子非不能直言之。但救當時之弊則曰寧戚寧儉云爾。究竟本字上章仁字已逗出了。○禮正所以維風。

夷狄之有君章。傷中國而借夷狄以甚之之詞。有君謂其臣知有君也。即左傳不有寡君之義。亡者視有若無。不得竟作無字解。

季氏旅於泰山章。嗚呼二語是再求不能救而夫子代救之如此。○莊忠甫曰進說於人者因其心之所畏而爲之轉移。則其言易入。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其不畏君



審矣。而惓惓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知畏鬼神也。就其畏鬼神之念。卽以鬼神之靈爽。不歆非類。不享淫祀者。惕之。未有不爽然自沮者。此不救之救也。雖然。亂臣賊子。旣不能懼之以王朝之賞罰。又不能懼之以春秋之是非。而徒借鬼神之靈爽。以惕止之。豈聖人之得已哉。○卽使泰山不吐季氏。亦不當祭。夫子之言。特欲季氏知其無益耳。然道理亦實如此。○翼註曰。要尊泰山。不可抑林放。○又曰。作文只會意透發。神不享非禮。而林放字輕輕點明。亦不必多纏。

君子無所爭章。○必也射乎。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而射唯揖讓。畢竟無爭。○讓者爭之反。揖讓貫下。始射而升堂。旣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

翼註曰。其爭也。君子言其實。非爭也。如云夫子之求。實非求也。袁了凡以君子常見萬物一體。講無爭。此是老莊之論。卽楚人亡弓之意。許魯齋辯之詳矣。乙丑八月

廿四○許敬菴曰。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故曰射有似乎君子。○此意亦有。但只說得不勝者一邊。○愚謂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見出個君子來。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辯。

巧笑倩兮。章總旨。副墨曰。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想到禮上。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

巧笑倩兮。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質。

字是質朴之質。此章註美質質字是本質之質。○前章質字可兼本質之質。此章質字不可兼質朴之質。○首節有兩說。一說子夏之意重在素。謂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爲下。卽質素便可當絢爛了。何消又加粧飾。故疑詩人之素絢並重。一說子夏之意在素絢並重。而錯認詩人之言爲卽素是絢。似抹殺了絢一邊。看來兩說當兼用。子夏原未有定見也。子曰繪事後素。下一後字。便不同。蓋不是重素不是素絢並重。但絢後於素耳。禮後乎後字亦要如此看。近來講章俱說煞了子夏意思。玩存疑之說。則又似子夏口中絕不評論素絢輕重。只空空說去。俱所未安。○徐自溟說。是以絢與禮爲不好的。太偏了。○看來子夏之意。只是疑詩人抹煞了絢一

邊。壬申三月

繪事後素節。張彥陵曰。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卽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

禮後乎節。張彥陵曰。禮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語。此禮字指儀文言。○又曰。子夏不是抹殺禮。正深於求禮。見得禮非無自而起者。○又曰。卽如世人講禮後亦只說得文後耳。禮該文質通體俱後。○此與林放章不同。○此與從先意亦異。從先是從用上擇個中。此是就用內想出個體來。○可與言詩與子貢只重在觸類者不同。蓋凡詩之言。雖比物連類。深探其旨。必有關於人心世教。今子夏卽一素絢。便悟到禮後上。深得詩人正人心維

世教之旨。故曰可與言詩。與其可言詩。正與其可論禮。  
○卽小而明大。卽此而得彼。卽偏而得全。皆是可與處。  
此與子貢亦不必分別。但子貢是從穎悟得來。子夏是  
從學力得來。○楊慈湖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  
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脉斷。春不能榮草木。  
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  
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此論最精。是深一層語。  
但此時子夏口中。則不如此。

夏禮吾能言之章。李衷一曰。看來夫子嘆文獻無徵。不  
是空空寄慨。分明是欲當事培植二氏之子孫。收文錄  
獻。以待後人。故曰足則吾能徵矣。噫。聖人所望於秉禮

之君。其意遠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周之文獻自足也。夫子欲挽文勝之  
弊。何不取周禮示之。而致惜於二代之無徵也。雙峰以  
爲百王損益之大法。一句最妙。蓋一代自有一代之禮。  
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之妙。而惜乎其無徵也。  
○一代自有一代之禮。而非合三代之禮。不足見損益  
之妙。苟文獻俱足。而夫子論定三代之禮。則知忠後之  
必以質。質後之必以文。文後之當復用忠。百王之損益  
準此矣。單說挽文勝。則偏。○說約謂大段只是云言之  
不是行之妙。若夫子自行之。則固有不必要其足者。存疑  
兩段最可玩。○楊慈湖曰。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  
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攷。而能知夏商之禮。旣無所考。又

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乎。本於大乙，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生而爲萬物，行而爲萬務，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賢獻知之，愚衆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策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衆必疑，必不信也。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看潛室陳氏之說，知此爲偏。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若專主譏魯僭禘說，則豈必待既灌而後不欲觀耶。

或問禘之說章。翼註曰：說字深看，在禮文禮器之外。○李毅侯曰：不知也。三字講處不可寥寂，蓋此正夫子之

善言禘也。○周季侯曰：要十分含蓄，註中非仁孝誠敬不王不禘二段，自是夫子意中事，不可作口中語。○禘意深遠，只看既灌章註自明，祀始祖矣，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這種心腸，直要追到渺茫不可測識之際，尋求至此，天下之大，真正只如一點骨血，何親何疏，何遠何近，此豈語言形容得。○若認做爲魯諱禘，猶是第二義也。○翼註又曰：知其說二句，若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人，則凡祭鬼皆然，不獨禘也。要切知禘之說，裕於治處，蓋七廟祖禘，猶曰吾所建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至於始祖遠矣，始祖所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以遠之又遠如是者，乃能知其精神一脉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

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體皆可以精神聯而皆可  
以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也。

祭如在節。說叢楊慈湖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  
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  
在。○大全以祭神爲孔子在官時。恐不必拘。○謂祖考  
與吾同此一氣。而我之氣卽祖考之氣。可謂祖考旣往  
更無所謂氣。不可謂祖考之氣待我而始有。不可。○或  
謂有聚散者。氣無聚散者。理是祭祀之來格者。理也。非  
氣也。亦不是。理氣不相離。有是理必有是氣。○謂祖考  
與子孫同是一氣。故可感格。固是。然山川社稷。古昔聖  
賢亦同是一氣。但祖考更覺親切耳。不然。難道非祖考  
便不可感格。○祖考之氣有聚散。各因其生時之盛衰。

非子孫所能必。然爲子孫者。則唯冀其常聚。且我竭誠  
以格之。則祖考將散之氣。未必不因我之氣而常聚。蓋  
散者不可復聚。而將散者可令常聚也。豈卽以我之氣  
爲祖考之氣。而奏假之時。無所謂來享者乎。朱子雖收  
范氏之說。而置之圈外。有故也。○鬼神來格之理。不易  
推測。若如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則是神之有無。係於人之誠否。而天下之所謂鬼神  
者。皆妄也。若謂已散之氣。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旣死之  
氣。猶有潛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  
些氣了。而佛氏之說。儒者不當全斥其誕矣。唯大全季  
路問鬼神章。朱子說似明。曰。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  
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

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故謂釋氏之說。爲非。觀朱子之說。則祭祀之來享者。是氣之未盡散者。非散而復聚也。推而言之。氣有盛衰。則散有遲連。聖賢之氣。浩然塞天地。配道義。生則澤流天下。沒則神在萬世。無死生。無聚散。而獨行於古今者也。如伯有爲厲之類。是邪氣之偶聚也。聖賢之氣。萬世不散者。正氣之常聚也。釋氏所謂鬼復爲人。其信否。雖不可知。使其果信。亦必是氣之未散者。若其既散。則無復聚之理矣。蒙引專主范氏之說。謂祭祀之儀。不過仁人孝子報本之心。而祖考非真來享也。然則人唯心存孝思。果於爲善。以不辱其先。亦足爲孝矣。何必爲此無實之文哉。卽曰人不能不思其

祖先。故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不然。則豺獭之不如矣。夫果於爲善。不辱其先。獨非所以致其如在之誠乎。人之所以勝於豺獭者。不可謂不在此也。又何必爲此無實之文也。其說亦難通矣。且蒙引又謂天地山川之類。生氣萬古不化。隨祭而享。其理固真。夫天地如此。祖先獨不可如此乎。後又謂天地山川之祭。亦未必天神真來享。抑以表其誠耳。則又與前說自矛盾矣。

吾不與祭節。吳省菴曰。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也。

與其媚於奧節。莊忠甫曰。奧尊竈卑之說。蓋相沿而莫覺其非也。奧非神也。何尊之有。賈之意。蓋以奧爲公朝。而竈爲私室也。○徐自溟曰。凡祭而奉神於奧。必先由

竈而達。賈意謂欲得君必先由已而致也。又以奧特室西南隅乃棲神之虛位。君之擁虛位也。猶此。

獲罪於天節。獲罪字不應推開就生平說。只宜就媚上見出。凡人纔生一媚心起念。卽不可與天知。卽是獲罪於天。

周監於二代章。王觀濤曰。此章還是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主挽文勝之弊說者。還似牽強添設。畧於末後用之可也。○陳新安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從之。蓋從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之文也。○徐自溟曰。看起頭一周字。見周非尚文之周也。乃監二代以成其周之文也。故末吾從周周字。

正映起頭那周字。莫要認錯。夫子緣末俗之靡。失却原來制作精意。故思周初之文以志感。○袁了凡曰。曰監則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飾之謂也。曰郁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故孔子從周。卽從先進之意。豈從其繁文縟節哉。○翼註曰。文盛貌。盛字與勝字不同。吾從周。不重爲下。不倍重在文盛上。○大全辯曰。按先王制作。雖與氣數相終始。其間變化推移。却自有不爲氣數所拘處。非槩聽之氣數也。周禮大備。不可謂非氣數極盛。要之前後聖人損益之功爲多。須側重聖人制作精詳一邊說。○大全新安陳氏原兼氣數聖人二意。今時文多偏了。若側重聖人一邊說。則文字便非忠質文之文。壬申四月朔日。

子入大廟章。袁了凡曰。大廟二字。便是書法。宜重看。蓋大廟之祭。所謂知其說。卽治天下無難者。雖以夫子之習禮而精義無窮。豈敢自謂已知乎。則其入而問。問而詳。固其良心所不能已者。○李衷一曰。看來或人譏夫子不知禮。夫子不應自分疏。我知禮。夫子語意不辯。我知與不知。只是把禮來說。猶云。我雖不知禮。我問處。就是禮。語意最要渾融。○翼註曰。夫子非爲已。辯爲禮。辯也。恐人不知敬謹爲禮。反以粗率。忽畧爲禮也。○以我爲不知禮。可也。以我之問爲不知禮。不可也。若雖知亦問。與器數必問。此是人看聖人則然。非口氣中正意。○沈無回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遇一事則一事之節文生焉。宗廟生欽。墟墓生哀。常人猶然。况聖人乎。入廟每

事間。是有所不能已於衷。故問。此便是節文之所在也。但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然師冕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舊說千番回護。不免有抵對或人意。大失聖人心事。

射不主皮章。古道不見於今。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嘆息。謂非憫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馮琢菴曰。此感爲主世教者言。德力異尚。卽王伯分途之機。○沈無回曰。較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卽以不尚力爲閑情正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想之。○說約主盛時之難再說。固是。蓋是嘆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



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正可以廣武事。豈在亂世則必不可用乎。則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的。在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只是雖禮射亦主皮。○翼註曰。古之道。泛說不必指定周初。○正鵠之義。東陽許氏之說詳矣。蒙引獨謂棲皮曰鵠。天子諸侯之的也。畫布曰正。大夫士之的也。大夫士無革。只是就布畫之。不知何據。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總旨。李衷一曰。子貢欲去羊。不是惜小費。蓋有激而言。其意謂告朔之禮已久不行。而此羊猶供何爲。不如併去之。都是爲禮發此議論。但

不曉得存羊卽存禮。去羊卽去禮。故曰我愛其禮。不消說到興復。就此空名存。亦是禮猶有存者。子貢忿其無實。夫子惜其有名。○集註大全蒙引存疑。皆以子貢爲惜小費。又集註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得以識之。是存羊卽存禮。而禮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兩意原並用。而大全南軒張氏及存疑單主。因羊復禮一邊。此等處。則皆前人不及後人。不可不知。若時說單主存羊卽存禮一邊。則又偏矣。○存羊卽存禮。因羊可復禮。兩意原當交發。與是知也。一例看自明。○沈無回曰。舊說以去羊爲憤激。爲覈名實。皆非也。羊之去留。君相事也。謀野之聖賢。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而閒居歎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

亡矣何忍去之。兩人相對，悽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同是一腔，絕無排擊子貢意。○按惜小費，覈名實，憤激三意，沈說內原包得。辛丑六月廿二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節。湯若士曰：子貢當時無因革之權，只是憤時設議，以激魯人之意。○訂釋曰：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脩月令之政，重民事也。文公忽此三重，於是政權旁落於大夫，而魯事日非矣。夫子之愛，豈淺焉而已哉。

爾愛其羊節。王宇泰曰：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爲羊，在夫子見以爲禮，以羊爲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爲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王戌十月評陳瑚作甚明。此章諸條，俱不可觀。

事君盡禮章。湯霍林曰：禮自有個準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諂則出乎禮之外。○袁了凡曰：當時不是誣君子爲諂，他心裡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姚尊生曰：人以爲諂也，此人是何人，獨非事君人乎。自有此等人，臣子且不畏禮而畏人言。定公問君使臣章。○此章夫子有上下交責之意，有明良交泰之思，使不是役使，只作服馭看。○禮字蒙引兼待之誠說，大全存疑，謂皆自其所不足言，則單就節文說，而舍待之誠意在內，存疑爲優。○翼註曰：一切得體，皆是禮。○楊維節文從人君平日納身軌物，人臣平日宅心誠正說，在事使前一層，此是先輩議論。○李衷一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偪，而晏子曰：唯

禮可以已之。此禮字當有惜威福正名器之意。忠字當有尊君徇國不肯凌僭之意。定公爲大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按李說與大全蒙引諸說不同。然可參看。

關雎樂而不淫章

張彥陵曰。按關雎是文王宮人所作。

哀樂俱是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樂也。不淫在宜其有三字上見。不傷在不能無三字上見。蔡虛齋曰。關雎所詠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爲不淫不傷耳。要重在后妃之德上。秦他石曰。唯聖主有肅雍之令範。故閨門有哀樂之正情。○此章蒙引存疑與大全各別。愚意當兼用爲是。○詩樂註自兼說。此章重在哀樂。不重在詩樂也。○翼註曰。據朱註樂雖深哀雖

盛等語。是說詞雖極樂。却是理當樂而樂不淫也。詞雖極哀。却是理當哀而哀不傷也。此純主理說也。今以詩經考之。關雎獨平淡。不似其他變風變雅之詩。語樂必極沉涵。語哀必極酸苦。則知夫子所贊不獨以其理。亦以其詞。○卽宮人之哀樂。可想文王之哀樂。故朱註專主宮人。蓋言宮人可該文王。言文王不可該宮人也。○右說予向意如此。今看來無以易此。單主文王者固非。蒙引反覆辨論。欲專主宮人。亦不能無疑。豈宮人如此。而文王則漠然不動者乎。詩傳小註固相表裡也。○右予前兩段。是欲於言外見文王之哀樂。看來哀樂內卽兼文王宮人說。亦似不妨。○出於文王便非。湛出於文王之宮人便非。媚此當與周比章一例看。○到底前說

是。壬戌。○宮人非文王姬妾之謂。未娶時那得無。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總旨。徐玄扈曰。當時三家強。公室弱。魯幾不社矣。哀公問社。倘有起蔽之思乎。宰我曰。使民戰栗。勸其斷也。夫三家之僭。唯禮可以已之。而欲懼之以威。是速其禍而已。夫子所以深責之也。○按此說。與通考趙氏之說不同。然各有其妙。在宰我當日立言之意。原不可考。兼說亦可。

哀公問社於宰我。節。立社本意。蒙引已見大槩。恐尚不止於此。須更參之。○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我所對。只舉所樹之木。極沒要緊。且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必舉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處。此上三句中有此二失也。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則失之附會矣。而曰使民

戰栗。則附會得。又不是。此下一句內。又有此二失也。集註所謂非立社之本意。以其沒要緊與疎與附會言之。又啟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是言之。蓋其差處。尤在此也。蒙引存疑似。以非立社之本意句。專屬上三句。以啟時君殺伐句。該下一句。看來未是。○非立社之本意。原包四件。但啟殺伐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抽出言之。口氣當云。沒要緊而疎而附會。已非立社之本意。又附會得不是。則愈失其本意矣。○疎處。集註雖不言。然原已包在內。蒙引說極是。

成事不說節。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指其愆尤。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張治城曰。振弱之道。在脩德。不在脩刑。而扶魯之策。在威臣。

不在威民。倘哀公用宰我之言而殘民以逞，則元氣益削。魯事愈不可為，皆此言誤之也。夫子責之，蓋深悲其言之已出不可救耳。○兩事字不可如俗說作魯事看，存疑看得極好。○李見羅曰：非不說成事，貴其未成而說之也。非不諫遂事，貴其未遂而諫之也。非不咎既往，蓋不欲既往而後咎之也。正君道友，皆須識先後著一落後著，不唯人之善惡無可救改，而我雖有忠愛之心，亦無所措其口矣。○此論固好，然此節主於責宰我，不重在此。若欲斷章取義者，則不可不知此。以此作大結則佳。

管仲之器小哉章總旨 蔡虛齋曰：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直

以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朱子曰：奢而犯禮，是他裡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馮具區曰：仲即儉，即知禮無解於器小，而况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幾於濫且逼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溢也。○又開之曰：作此題者，惜管仲纔是高手，罵管仲便是拙筆。

管仲之器小哉章 齊氏曰：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大；以仲之功擬之伊周之佐，則小。不可謂其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即在器字內。萬曆甲午，應天程墨俱不是。○輔氏以才器對言，似謂仲才大而器小，然器之能受處，即是才。器小

則才亦不得爲大。○翼註曰：器字須要體認。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升不能受斗，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寡者，施出去亦易竭。據此看，則器字當兼所受所施言，而所受所施又自相承。凡爲王佐者，胸中容受得許多大學術，施出去做大事功，仲乃伯佐耳。其胸中只容些小術，故做出些小伯功，故曰器小。○董思道云：彼其最初發念，只爲富強。○說叢袁七澤曰：藉令仲能源頭上清徹一番，卽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焉。○註局量褊淺，言其見理不明，而心裡容受不去也。容受不去，由於見理不明。東陽許氏之說極是。規模卑隘，以其外之設施言，言其不

曾做得大功業也。如伐楚之役，可見。然卽使仲做得大功業，亦是卑狹。以其不過自私自利之事也。二句總是器小而規模卑狹。又由於局量褊淺。勉齋黃氏與圈外蘇氏之說當玩。奢而犯禮，亦褊淺卑狹內事。然褊淺卑隘，則不止此。大全朱子第一段富貴能淫數句，是含奢僭說。麟士刪去，恐人錯認也。最有見。輔氏齊氏之說，却都偏了。○說叢李見羅曰：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看得天大的事，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

樂其可知也章。翼註曰：可知，蒙引作當字看，不是。樂其可知，猶曰樂亦不難知也。○庚戌房書評曰：知字須淺看，只以聲音節奏言之。若說得深奧，旣非太師所解，且

與下數句不相照矣。○附張侗初曰：太師樂官豈不知樂只是聖人神游其際，想像其自然節奏耳。○按此說亦似是，俟再定。○翼註曰：翁如，舊說八音齊作也。看來太淺無味，還當就精妙處說。聽其聲音，覺神氣翁聚，無浮散不攝之病。○翁如，故雖未作，亦不害其為八音齊作也。辛丑四月○翼註看翁字最好。胡思泉講翁如云：堂上堂下，其交作也。工師鼓師，其並奏也。恐未是。樂音自有先後之序，無一時俱作之理。看來翁純皦繹，逐音內俱有。戊午三月○蒙引謂繹如者，一清一濁之相為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為起伏，而無間斷也。與大全蔡氏所謂別而又不失於和，但是繹如妙義。○大全覺菴蔡氏、東陽許氏，皆以繹如連以成，蓋本圈外謝氏之說。蒙

引謂純如三句，但綴於縱之下。蒙引說是。○饒雙峯曰：翁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餘中二字，有辯。○天地間自然之節奏。○以四時看純皦繹自明。○翼註曰：樂其可知，常說云：古樂雖亡，而天地之元聲，人心之元韻，則未嘗亡耳。樂有可知之理。據此說，是聲音節奏都不理會，只空空說個理了。非夫子本意也。看來還是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告他。觀下翁純皦繹，俱是節奏之妙，而精理在其中。○如天如地，不圖至斯，亦不過是翁純皦繹到極熟處耳。戊午三月儀封人請見曰：章。饒雙峯曰：夫子得位不得位，封人不能知，所可知者，夫子之道德如是。天將使之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薛文清曰。治世者以權用道。師世者以道用權。勞來匡直。木鐸於唐虞。庠序學校。木鐸於商周。刪定脩贊。木鐸於萬古。此皆天也。特孔子之天遠。孔子之天隱。

子謂韶盡美矣章。張彥陵曰。此章要得嘉舜而悲武之意。美是聲容之盛。從外面看。善是所以爲聲容的根子。只就美上看出。非美之外。又有所爲善也。美善雖有精粗內外之分。然皆兼功德。不可謂美專言功。而善專言德也。且又有個時在。薛方山曰。唐虞交會之間。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則躬逢其盛。商周改革之際。又餘風未殄之時。而武則適遭其窮。此韶之盡善。莫能擬諸形容。而武之盡善。終亦不能無遺憾。夫子傷之也。惜之也。不。是以韶來形容武短也。○四書家訓曰。此節總是契慕。

虞周之意。非優劣之也。○翼註曰。未盡善。非不善也。未盡耳。○此章是論舜武。不是論征誅。揖遜。征誅做到盡善時。亦何異於揖遜。故大全真氏之說。雖佳。而予不深取也。○揖遜征誅。亦是德中之一節。不可認做功。戊午

三月。○大全朱子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是圈外程子意。不重觀其上段。已翻去時字。○問武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如此則竟將時字抹殺了。集註何又存程子之說。而大全朱子何以又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曰武遇舜時。雖只是未盡善。然或不至如此之甚。則時字亦非盡抹殺也。

居上不寬章。四書家訓曰。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寬敬愛俱以心言。心本也。有此寬厚之心。恭敬之心。哀戚之心。



困勉錄卷之三  
由此行出來卽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有條教號令。禮有威儀進退。喪有衰麻哭踊。皆爲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所據而觀之。如一篇文字。主意旣差。則辭之工拙。皆可勿論。○翼註曰。白文以字最重。是執本以觀其末意。○根本旣差。則其他雖有是處。都不是了。非更有是處而不足觀也。集註大全看得最妙。存疑謂只與其餘不足觀句同看。非是。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三 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四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張彥陵曰。按仁主風俗仁厚言。只重薰陶成德看。不必兼周恤說。一節要緊在處字。擇字輕。首叫明爲美。正醒人以知之也。不處仁。便是不知其美了。非是知其美。而又不處也。意無兩層。○按下截說本蒙引存疑。然看來。知不知兼看。自妙。若必如了凡。侗初諸公重看擇字。專主旣知而不處一邊。則又偏矣。○註不作寓言解。蓋此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與孟子有別也。

不仁者章 久字長字。大全南軒張氏吳氏之說不同。蒙引以張說爲長。看來亦可兼說。分兩層看。便見有可暫

處處有不可一日處。○註淫濫二字兼內外說。○李毅侯曰安仁利仁便是貧而樂富而好禮境界千古來絕大受用都被聖賢占盡了。○翼註曰不可說壞知者。○存疑曰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仁只是心之全德對濫者言之則謂之不濫對淫者言之則謂之不淫故曰不濫不淫這便是仁以此推之對意必者言則曰毋意毋必對固我者言則曰毋固毋我存疑該當如此看。○佐案曰仁爲天性是此心之本體何等精粹何等洒脫貧富外物不加不損何欣何戚於本心原無干涉不仁者失却本心便隨境緣流轉故不可久處

約樂緣他中無自得故絕少受用處况此不可處約不可處樂總是不能處仁也故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結之。○甲辰房書曰處約而安乎約非安約也安仁也處樂而安乎樂非安樂也安仁也。○丁卯二月講此章取丘月林之說而覺存疑尚未妥。○增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語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

淫便是仁。則不可。

惟仁者能好人章。袁了凡曰。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如太虛一般。妍媸好醜。各以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即無好。惡即無惡也。無好無惡。故能好能惡。丘毛伯曰。此理在心為存。遏行於世為彰。瘳。仁人之能好惡。即此心無以尚。不使加之行境也。○薛西原曰。仁人於好惡。復有辨。善善長而惡惡短。是亦仁也。○按此亦當理中之一端。○徐自溟曰。唐虞之舉元流凶。惟堯舜之仁能之。春秋之賞善罰惡。唯仲尼之仁能之。○蒙引曰。游氏註所以置在圈外者。必有所繫而不能自克。此一語似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

無不正者矣。所謂公生明也。按蒙引是也。愚初誤看。蓋圈內是公生明之意。游註是公生斷之意。已亥九月十

六。○註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要看得好。不是以無

私屬仁者。以當理屬能好惡。仁者二字。是以人品言。兼

體用。無私當理皆在其內。能好惡則專屬當理。註無私

心三字。在仁者下補說。大全朱子有人當理。而未必無

私。有人無私。而未必當理。此是實意。然惟公而後能正

是正意。已亥九月廿一日改正。○又按圈內當理二字。

似可兼明斷說。蒙引猶未盡得也。九月廿一又記。○無

私當理。雖有體用之分。然深言之。則二者又俱屬用。須

辨。九月廿四。○看來無私之外。更無有體。余初誤看。辛

丑三月廿二。○無私當理。似即是克己復禮。廿二又記

因免錄卷之四  
○要思此與舉直錯枉同異。彼是以愛之理言。此是以心之德言。○此章當以刁蒙古之說爲正。無私當理俱在能字內。此卽余最初之說。後來紛紛反致淆惑。壬申四月

苟志於仁矣章。張彥陵曰。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之。苟心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仁。那惡念自然叅不入來。今人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習難去。而欲消磨之。便是無頭學問。丘毛伯曰。果志於仁。則必無惡。猶有惡焉。不得謂之志仁也。可見治心之法。正在本源上著力。不在末流處拔除。○四書家訓曰。人只有一個志。入乎此。便出乎彼。○安仁利仁而不濫不淫。與志仁無惡。雖文勢一樣。然却有不同。志仁是以心言。無

惡是兼內外言。安仁利仁與不濫不淫則俱兼內外言。富與貴章總旨。通章真氏分三節看。饒氏似止作二節看。俱通。○通章有大小動靜精粗之別。富貴貧賤取舍。是大綱所在。以動時言。是粗的。終食造次顛沛。是合大小動靜精粗言。但對上二節言。則重在小靜粗邊。若內外二字。則上下俱有。不宜分屬。蒙引以省察爲存養中之一端。是矣。不知取舍又省察中之一端。省察固兼內外。則取舍亦宜兼內外也。○此章竊疑有精粗之分。無內外之分。自富貴貧賤取舍。以至終食造次顛沛。皆當兼內外說。與安仁利仁不濫不淫一例。集註亦未嘗有內外字。唯大全朱子始有內外之說。慶源輔氏又從而演之。竊所未安。蒙引謂註存養二字。兼動靜言。是矣。而

又謂通章有內外精粗之別。不可解也。竊謂取舍亦在存養內。如中庸言慎獨。亦在存養內。但抽出言之耳。○陸斐若辛丑房書評曰。首節是取舍。明末節是存養。密一節者。是論其工夫淺深如此。未嘗分個界限也。時文將不處不去。看在外邊。將無違必。於是看。在內裡。妄分個界限出來。

富與貴節。說叢丘毛伯曰。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見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揆之本然之心。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存疑以不濫不淫。便是仁。蒙

引謂不處不去。卽是仁。嘗疑其無所分別。毛伯之說。可以破二家之惑。○試參之天下。固有不處不去。不濫不淫。而未得爲仁者。仁則自然不處不去。不濫不淫矣。須有分別。○不處不去。而未得爲仁。仍要兼內外說。有身雖不處不去。而心固已處之。去之者。有身心俱不處不去。而所以不處不去。未合於理者。二者不必待富貴貧賤之交。而始見。○不處不去。兼身心說。重心上。○莊忠甫曰。君子非惡富貴。惡其處富貴之心。非好貧賤。惡其去貧賤之心。處之去之之心。非必待貧賤富貴之交也。一念稍違。卽是開門納寇。身雖未嘗服三公享萬鍾。而不知心之處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嘗離草茆釋蔬褐。而不知心之去貧賤。固已久矣。

君子去仁節 張彥陵曰按去仁只是欲惡上打疊未淨。註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已念頭上勘出惡乎成名不重名上只要見得君子決不去仁耳此節是深著不處不去關係仁道之意。○翼註曰惡乎成名只是不名爲君子耳非名譽之名。○袁了凡曰凡人平日方寸間所以憧憧往來不得寧謐者只爲慕富貴厭貧賤之念休歇不下耳縱能打破此關而欲惡之情隱然猶在卽能輕富貴甘貧賤亦未必皆爲仁人蓋眼前種種脩持只在世上揀得一件好事來做總屬欲情雖遁跡深山草衣木食避居繁華總是厭惡的心腸夫子不曰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所欲所惡也。○此與丘毛伯說當同看。○謂不處不去是仁可謂不處不

去外無仁不可謂去仁卽是違仁可謂貪富貴厭貧賤而去仁之外無違仁之事不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終食猶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造次顛沛就在終食中抽出言之。○按此可與西山之說並行。○袁了凡曰終食之間未必有富貴貧賤之交欣戚之心微細流注是卽欲惡之真境也。○按此意講欲惡則妙單以此講違仁則不可。○造次顛沛皆是境心不著境任他造次我自安閒任他顛沛我自寧謐。○總之此節連欲惡講則可單拈欲惡則不可未必有富貴貧賤之交而欣戚之情微細流注此卽欲惡之真境可謂妙解矣然只說得一半。○大全以無終食違仁爲無時不然造次顛沛爲無處不然看來三項內俱兼

時地事不必分。

我未見好仁者章總旨。此章蒙引及大全輔氏胡氏之說各不同兩存之可也。

我未見好仁者節。張彥陵曰好惡俱是自己身上事非好惡他人。○好仁惡不仁兼造詣資質言。○無以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乙丑房書曰尚之之勢每隱伏評者引程子見獵之心證之最妙。又曰不必戰而後勝亦妙。○其爲仁矣一句矣字是斬釘截鐵語。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節。季彭山曰力以用而足。

當其力不足時卽是不用力。○翼註用力兼得明以察幾健以致決。○李毅侯曰問何以用力而力足曰仁者人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用其力兼志氣說而志尤重如唯仁者兼公正說而公尤重。

蓋有之矣節。翼註曰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時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李毅侯曰用力而力無不足是夫子發言主意深致望於天下者也。大意已完然說到此處便住了却没有趣味故又宛轉顧盼無中生有。

人之過也章。翼註曰夫子恐觀人者以過棄人非欲人以過自安也。○張彥陵曰此夫子爲以過棄人者發首二句非徒槩言過之不同乃是言君子之過有不同於

人須根人之心言之。謂人之存心不同。斯過各隨其心而異。欲知人之心。正不當泥人之迹。觀過知仁。只就好一邊說。王觀濤曰。過有二端。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顧不及檢之際。本心之惻怛發露最真。不得已之時。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諒。○不及檢之過。如註中吳祐之過。及顏子不貳過之過是也。不得已之過。如大全劉氏饒氏所引周公孔子之過是也。愚意此章及下論日月之食章。只須就不及檢之過說。不必說到周公孔子之過。蓋周孔之過。原不可謂過也。只可作賓意。己酉五月初一

○程註釋首二句。尹註釋末句。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沈無回曰。夫子惡鄉原為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為無瑕石。寧為有瑕玉。

朝聞道章。朱子曰。此深言道之不可不聞也。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張雨若曰。朝夕只是設言。味可矣。語意若不聞道。不但不可生。便死也。死不得。只該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死生上更作商量。○沈無回曰。曰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今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宋羽皇曰。可以死之故。不容詮破。只重聞道為得耳。○姚元素曰。聖人發此一言。直是峻絕無著語處。以尋常知見義理。當做聞道。固恐超不得生死關頭。而欲索諸窈冥玄虛。如云一徹永徹者。又恐非吾儒脩身體道之實。不著知見。不墮虛玄。如何乃得聞道。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非乎。○朱子曰。



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胡雲峰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王龍溪曰：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耿楚侗曰：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至流浪顛倒。聞則此個原是無生死的一息萬年，孰終孰始，辟之漚起漚滅，而大海自如。○王宇泰曰：吾輩見在行持，只從一念微處討生死，聞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於此二境一得來，便是死生境上一得來樣子。○王耿諸說大約謂有生死者形，無生死者靈明之體。雖本西來之意，猶未與吾儒之理大背。至甚其說者以倫常爲幻境，則全是異教爲洙泗之罪人矣。

然所謂無生死者，亦就聞道人說。若不聞道，則雖靈明之體亦有生死矣。說詳祭如在章。然又須兼生順說。若不聞道，則雖其形尚生，而靈明之體已先死矣。聞道便生順而死安，生順是形生而靈明之體與之俱生，死安是形死而靈明之體不與俱死。○無生死之說以知言者也。生順死安之說兼行言者也。無生死之說以體言者也。生順死安之說兼用言者也。朱子之說可以包王耿諸說。王耿諸說不可包朱子之說。

士志於道章。張彥陵曰：此章欲學者打破理欲關頭。恥字正與志字相映。緣衣食而生恥，亦是於卒然所忽處看出。士既志道，須掃一切俗情。若有一念沾滯，便是此心未能淡處。故曰未足與議。不曰不可而曰未足，只是

因其趣味未洽。便兩不相入耳。不重議論上。○李見羅曰。孔子勘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察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縕袍之耻。稍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大來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王龍溪曰。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污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爲惡水。○沈無回曰。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敝衣蔬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恥字。恥不用之於衣食。便當用之於道。若徒不恥衣食。又不恥聞道。非游散人。則冥頑人耳。亦何足與議道。○四書家訓曰。志字淺。如篤志。便不動心。衣食了。○又曰。天地間脫紛華而超世味者。道也。○又曰。未足議一重議上。只

是鄙其識趣不高。

無適也章

翼註曰。此見君子以虛心應天下之事。不得

偏言心。偏言事。○此章與不逆億章同。但彼是待物。此是處事。彼屬知。此屬行。○張彥陵曰。毫釐之辨。只在有心無心之間。其應用之妙。固在處事上見之。然辨析入微處。只在心體不在感應。○又曰。須知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著意思。無者化而融之。非禁而絕之也。比是比附。比合不相離意。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者。心與義爲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君子恐兼安勉說。如此講無字比字。則單主安一邊。備用可也。○彥陵又曰。三句文勢。接得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間下不得轉語。○按此天下豈無不如彼而亦不如此者。○

又按說家俱云第三個也字後義字之上此間用轉折不得蓋非以其有碍於理但以其非語氣耳余前不喜此說今思之彼似有理也附誌於此以俟再定若便謂無適莫卽是義則斷不敢從矣○有時君子與非君子同做一件事同做得是在彼爲適莫在君子爲義○翼註曰適莫與行止字不同蓋止則全不爲不肯非全不爲也只緣處事之方不一如或當剛當柔當緩當急之類若專主要剛是適在剛若決不肯剛是莫在剛餘可類推○又曰義之與比不是義當適而適義當莫而莫蓋適莫是不好字只是義當如此則如此義當如彼則如彼○又曰適莫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上決不能無所專主無所不肯適莫之病不待說事做差了只有此

心便爲累或逆於事先或執於臨事俱有適莫不可以無適莫爲先事比義爲臨事○已酉江南陳琮墨曰義非不變之謂也使以不變者爲義則心有所執究亦流於適莫已耳義又非無定之謂也使以無定者爲義則心無所主亦僅忘乎適莫已耳○仇滄柱曰一是時中之義一是方外之義○附仇滄柱評已酉江南墨曰此題當緊作呼應蓋所以無適莫者由於義故拈中二句宜呼起末句唯心主於義自無適莫故拈末二句宜應轉中二句他作謂無適莫卽能義者固失本源謂無適莫又須義者亦未融會○按滄柱此評亦未確  
壬子五月

君子懷德章

翼註曰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要人

慎所懷意。○徐玄扈曰：兩君子兩小人，非必定異。第其言自有淺深。懷德者無所爲而爲善者也。懷土者有所溺焉而不肯爲善。懷刑者有所畏而不爲惡者也。懷惠者有所利焉而敢於爲惡。君子小人判於一念之公私。可不慎所懷哉。○看來深可兼淺，淺不可兼深。大抵論人品皆如此。然又有不可一例者。如奸惡之小人，利有所不取，貪利之小人，土有所不戀。○李九我曰：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用在這邊去。君子非無土，然安土而敦仁，非無惠，然一介不苟取。予小人非不慕德畏威，然遇著土與惠處，依舊念頭移在這邊去。湛甘泉曰：志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卽不可與入道德。此懷德所以對

懷土而言，念在軌法者，必不溺於貨利，而意在貨利者，必不暇顧軌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爲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奸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爲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翼註曰：懷惠與懷土有別。懷土者已得所安而不欲失，懷惠者未得所利而必欲得之也。○君子以徇利而蹈刑者鮮，以徇情而蹈刑者多，可畏哉。辛丑八月三十永則

放於利而行章。王宇泰曰：恆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恆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求利而得害，愚者不爲也。夫子之警人切矣。○湛甘泉曰：好利者心之疾。

也。何計乎人之怨否。此特對常人言耳。○四書家訓曰。或懷怨心。或生怨言。或圖怨報。○一說放利之人。中常不足。所以多怨。此不可從。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張彥陵曰。大意謂爲國者全要養人遜讓之心。昔先王教民以讓而設之爲禮。正以默柔天下之志。使就於平。○只是一團兢業的念頭。○大全蒙引諸先輩解讓字。似皆兼恭敬說。直與人而不仁。如禮何相似。看得極大。○又大全蒙引皆謂讓以心言。則王莽之謙恭。伯石之辭邑。似皆屬禮字。○人而不仁。章朱子謂即使季氏四佾。也不是禮。而此章雙峰饒氏及存疑。皆以爲爲當時僭竊者發。看來僭竊是并禮文都差了。即使不僭竊。也叫不得讓。似不爲僭竊者發。

不若蒙引云。此爲當時君大夫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爲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蓋指魯昭公之屬言也。若謂徒有禮文。猶叫不得禮。况僭竊之屬。并禮文而喪之乎。則可。○翼註曰。禮讓二字。單指君之讓言。到爲國何有。便是百官萬民皆化於讓也。然百官萬民之讓。不難明。唯人君之讓難看。百官萬民各安其分。便是讓。若人君之讓。却不是降尊而爲卑。只是他心中不以九重爲得肆。不以威福爲恣睢。凡禮之行。全是一團藹然真意。貫徹於其中。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文王之懿恭。方謂之讓。○看翼註。則讓字原可包敬意。○禮讓猶云禮之讓。玩淺說亦是如此。然又云禮讓不必說是禮之讓。二字一意。殊不可曉。

不患無位章 彥陵氏曰患與求皆學者精神所注。從所立以爲患。卽所爲隱居求志是也。不惟可以澹貪慕之思。并可以療空疎之病。從可知以爲求。卽所爲實大聲宏是也。不惟可以去羶逐之想。并可以治枯槁之習。直熱焰中清涼散也。○翼註曰。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總見君子之學。務內不務外。不以上屬仕者。下屬學者。○蒙引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泛指學者。偏存疑。謂莫己知。就含薦舉意。亦偏。蓋知不但薦舉。凡名譽皆是。○袁了凡曰。可知。是可以當人之知。不是可以致人之知。○汪南溟曰。人生有大人之功業。在唯名與位。豈可全然去得。但要在自己本領上討個著實。如徒以恬澹自高。此

淺夫之所借以藏拙者耳。豈吾儒經世之實學哉。○按此較大全南軒之說。又轉一層。各有深意味。

吾道一以貫之章總旨 夏九範曰。此章不要看深了。一卽暗指忠恕言也。但曾子不待開明。而門人未解。因指出告之。大意不過如此。○此章翼註最誤人。○張彥陵曰。此章是悟後語。最忌支離。一貫只還他一貫。忠恕只還他忠恕。全在幾個虛字眼討神。○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若添理字。心字。體字。用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亦支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分別夫子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便支離。若分忠屬一。恕屬貫。亦支離。○先輩之學。但恐其鶻突。今人之學。惟恐不鶻突。惟恐不鶻突。則以先輩爲支離矣。

吾道一以貫之節。張彥陵曰：一貫不必謂一以貫萬萬字是後儒添出也。夫子止說得一以貫之，不曾說萬字。天下萬事萬化，皆具於至一之中。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若說一以貫萬，則一自是一萬，自是萬矣。萬卽一處所流出也。一與萬原非對待。○惟其皆備，是以能貫。卽蒙引所謂體是用之體者，知此卽添萬字何妨。卽說以一貫萬何妨。○彥陵又曰：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字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此是渾成，不著語。若把一去貫萬，便涉勉強。貫與推原自有別。○又曰：按一字有說是一理，有說是一心，有只虛虛說是一件三說俱差。蓋一字乃合一之一，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執一如何貫得。○合一之說亦是然，恐只

是賓意。○一心一理之說，雖與執一相似，然亦要看所執何理。若是偏一之理，則不可執。若是一理渾然之理，雖說執一何妨。○羅近溪曰：因萬有一萬廢一亡。○李毅侯曰：聖人所爲一者，誠是也。而強恕則所以求誠也。○翼註曰：一字卽道，但一字指道之存於心者，屬體之字。指道之發於事者，屬用。○或問：不唯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二語解唯字最妙。

門人問曰：節門人不是漫問，都在心裏理會一番，所以必待子出然後問。壬申四月初八○旣云一以貫之，則所見無非一貫，卽夫人平日所言道理，無之非是非必忠恕與一貫相配合而後借以明之也。○袁了凡曰：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此處如何便把忠恕當得一貫，最

可玩索。蓋凡人未悟之前，則依語生解；既悟之後，則觸處洞然。依語生解，則挨牆而行，離牆卽倒，觸處洞然，則指黃葉爲金，且非妄語。○以上二條俱不是，卽沈無回所駁也。初誤收。○沈無回曰：今人尚玄說，一唯之後，觸目是道，獨拈忠恕以証之。此又德山之棒，臨濟之喝，禪家刺慧殘機，豈是聖賢實學。佐案○周季侯曰：此語雖是指點一貫，却仍要體貼忠恕發揮，方得接引門人之意，不可一味談空。○董幼海曰：聖門說忠恕，說敬恕，都是爲下學者立法。禪家所謂爲二乘人說也。○佐案曰：問曾子平日用力忠恕，從何見得？曰：觀三省章與大學一書可見。○諸儒之論大槩謂忠卽一，恕卽貫，忠恕卽曾子所素用力者，與一貫但有生熟之別耳。如此則夫

子但當告以熟之之道，何必又告之以一，皆說得不明白。唯蒙引事顯心晦之說，庶幾近之。○又集註謂未知其體之一，夫忠體恕用，曾子旣素用力於忠恕，何謂未知其體之一？且忠恕體用原相離不得，豈有不能忠而能恕，不能體而能用的？皆此章之未易解者，皆當以事顯心晦之說推之。而語類所謂曾子於九分九釐上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亦當細參也。○又存疑磨鏡一段最好，其中分兩層：一是忠恕一貫安勉之分，一是忠恕一貫散錢索子之分。若大全諸家講上節，只說得散錢索子之分，講下節，只說得安勉之分，合看便不明白也。○升忠恕爲一貫，降一貫爲忠恕，二意合說，方得集註借字之義。蒙引極明，麟士謂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



然勉然之別。看來即在曾子曰氣中說出二項亦不妨。○總之未聞一貫之前。則體用猶二。既聞一貫之後。則體用合一。非謂未聞一貫。則知有用而不知有體也。余前所疑。尚未深晰。己亥三月廿七○大全蒙引俱以內外分解忠恕。外字要看得好。蓋恕是所以應事接物之理。未全是外。但對忠為外耳。若事物則全是外矣。富與貴章。以取舍存養分內外者。亦如此看。便不妨。艾千子解尊德性節極明。亦是此意。○辛酉三月廿四評趙旂功多學而識章文曰。此所謂一必有著落。若使當時含糊說個一心。子貢豈不能再問。曾子一貫章亦然。若含糊說個一心。曾子亦唯個恁麼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功夫體用。

俱分作兩截。至此則似偏重在體一邊了。所以皆疑。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謂道只有一個忠可也。然則一字果何所指。曰。曾子章似指誠言。故曾子以忠字解之。子貢章似以敬言。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偶見如此。試共商之。○附蘇子由曾子論曰。曾子以一貫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正。而天下始知一貫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

君子喻於義章 張彥陵曰按義利二字自是君子小人的供案不待判斷而自明聖人拈出一喻字蓋形迹之似是猶可以相冒而精神之獨注必不可自欺義利之辨正在一念隱微中勘出學者宜發深省○朱子曰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亦有一事同一樣做法而義利不同者如君子得飴以養老尊之愛之也小人得飴以養老或冀其財或邀其寵○張南軒曰出乎君子卽入乎小人更無介乎君子小人之間者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有意爲義總是利心其與君子天地懸隔○有意爲義總是利心比陽義陰利者又深一層蓋此

是好名之流名利總一樣利字包得名字○王觀濤曰喻義喻利是別言不是深言蓋君子之迹亦有混於利者小人之迹亦有竄於義者但其心之所喻定自分別○姚承菴曰喻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怨而喻孟子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陸象山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義本人所固有而喻之者少則必有以奪之故也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朱子曰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全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淺說看諭字與大全朱子不同。然細玩亦可兼用。○癸亥二月看此章。斷以淺說爲非。

見賢思齊焉章。龔應身曰。此章思字省字有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未見之先。原有一個爲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省。今人見賢或忌之。或憚而遠之。見不賢或幸之。或狎而親之。皆由爲善去惡之志。不早立也。○湯若士曰。必思齊方是真能見賢。必內自省方是真能見不賢。○兩見字亦當重看。見之不真。必有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者。

事父母幾諫章。彥陵氏曰。按幾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個幾諫幾字。朱子所謂不要攔截他。漸漸從容以開道之是也。幾諫卽是敬。蓋兢兢小心。

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此不違。只是照舊幾諫。勞猶苦也。撻之流血。不必用不怨。亦只是照舊幾諫。須知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卽是怨。○按朱子之說。包得幾微之說。幾微之說。包不得朱子之說。蓋未形之時。也要下氣怡色。旣形之時。也要下氣怡色。○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親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已意也。○李衷一曰。幾不專在柔聲怡色上。而柔聲怡色亦在其中。看來微詞以諷是幾。乘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得親從而已。○以將順爲匡救法。○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卽

所云負罪引慝是也。○此又以愛慕為匡救法。○將順愛慕二項。幾諫亦包得。可以將順愛慕而悟者。便不須用口舌爭。不可以將順愛慕悟者。則須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若以將順愛慕解不怨不違。便非父母在章。焦漪園曰。當思所以不欲遠遊者。是恁麼念頭。所謂曲體親心者。其道安在。不然。雖終日與親周旋。竟亦何益。

父母之年章。張彥陵曰。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而人子日事親側。或至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四字。以儆醒之。蓋生息之機。頃刻不停。精神氣血。漸移漸換。人子若用心密察。則日改月變之際。雖毫釐不同。亦必有以周旋調護於其間矣。○周旋調護四字最妙。比

愛日之誠尤切。然亦是愛日內事。○曰周旋調護。便有使衰不益衰。來日增多之意。辰七月二日。○註愛日之誠。專頂俱來。淺說如此。

古者言之不出章。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只緣胡亂輕易說。便把行不當事。○吳因之曰。語氣一直說下。不出其言。全虧這點恥心。所以制得住。要得恥之關係於言甚重處。蓋因當時無所用恥。而以恥心儆惕之。不是推其不出之故。○恥字正因推其不出之故而得之。○王觀濤曰。非真躬不逮而後恥。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徐自溟曰。此躬為千古難竟之局。此恥為一生莫釋之憤。躬果逮矣。言遂可出乎。○李毅侯曰。一恥字是他終

身策勵處。雖躬有逮日而恥無釋時。○大全朱子兩段。兩樣意思。前一段是說易其言。便不能行。是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意思。後一段言不能行。所以易其言。是爲之難。言之得無訛意思。後一段是正意。前一段是餘意。○集註圈內。是從言說到行。范氏註。是從行說到言。故麟士以爲小別。然總是一意。皆是爲之難。言之得無訛意。○此與爲之難稍異者。說一恥字。爲學者做較激切耳。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朱子曰。此約字是實字。有收斂近裡著實之意。○翼註曰。按約雖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約之一字。以此節情。以此制用。莫不皆然。此章專爲以才知自逞者發。○又曰。約字要認得真。

固不是豐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照註不侈然自放。說侈然自放。縱肆不羈。炫聰明才智。無所不爲的人。約則與此相反。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尺寸。故鮮失。○人日就於失。而不知其故。所以夫子指點之。○莊忠甫曰。老子曰。治身治民。莫若嗇。嗇者。約之謂也。○譚玉懷曰。玩味以字。這把柄須常在手。一息不照管。而縱橫萬狀。其失多矣。○吳因之曰。無浮慕於達人之槩。而肆焉。以爲通。則其所合於矩度者常多。無自憚於名教之嚴。而放焉。以爲適。則其所遺於檢點者常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用其所長。以能約者。而才不足。濟則謹審之心。猶足以維持其所短。○沈無回曰。約字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

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解。則是徹首徹尾工夫。豈止鮮矢乎。又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叅之治齊。便是用此。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袁了凡曰。敏訥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口而行自然不放假矣。○許敬菴曰。學者必先訥言。始有含蓄意味。可與進德。然不能敏行。但一木訥之人。亦無足爲輕重。故君子欲訥言而敏行。蓋交養之功也。○周季侯曰。以謹言勉行。窺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唯窺君子於言行之前。自有一段淵然銳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矯輕警惰。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要想出欲字意味來。○此與懷德章懷字。喻義章喻字。看法同。麟士必欲駁之。

似太過。○淺說亦與周說同。○此與無求飽章言行及恥其言而過其行同。與先行恥躬爲之難不忤數章。雖亦是一意。然亦微有不同。蓋彼是單對放言者說。此是並論言行。凡訥言而不能敏行。敏行而不能訥言者。皆在所微也。似不能無分別。

德不孤章。張彥陵曰。語意只是鼓人進德之志。如云君子只患德之不脩。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王觀濤曰。據註類應解。還主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說。若只以秉彝好德言。則鄰固不足以盡之。覺未真切。○以秉彝言。則舉天下同出於一德。固不可以不孤有鄰論也。自氣稟物欲之拘。而其不相應者多矣。然秉彝者。必無盡亡之理。則聲應氣求固所必有也。要

如此看。○許敬菴曰。達則與天下之俊。又師師濟濟。共贊於朝。窮則與一方之英才。孜孜汲汲。交脩於野。夫然後可謂之有德。非此子子以自好者可幾耳。雖然。君子固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唯德不脩之患。而非孤之患。學者但反己求之。○事君數章。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投人。不然而徒以言語輕數。安免辱疎。指出辱疎。正要當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合則去之義。○此與蒙引存疑。但主見幾說者不同。各有其妙。並存可也。○按數字所該甚廣。凡語言之瑣屑。禮文之繁瀆。請求之多端。小節之責備。皆在其中。○此章專主諫諍言。不宜說到禮文請求。○董思白曰。須知進言者。不宜動輒

歸咎君友之疏辱。唯數斯辱。唯數斯疏。苟非數也。何嘗不可以從容而諭也。二斯字可味。

子謂公冶長章總旨。張彥陵曰。按此章只重表兩賢之素行。擇配意只帶言。○徐自溟曰。謂長只云可妻也。縲之事。特為他作一解。終未實言其可取之實。謂容只諒其不廢及免罪。亦未實言其事。○總見聖人擇人在

人不然而徒以言語輕數安免辱諫指出辱諫正要當  
事者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合則去之義○此  
與蒙引存疑但主見幾說者不同各有其妙並存可也  
○按數字所該甚廣凡語言之瑣屑禮文之繁瀆請求  
不可以容而論也○二淇字何和此章專主諫評言不  
韞谷昏丈之蓋執也○幾淇執非非幾也何嘗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只重表兩賢之  
素行擇配意只帶言○徐自溟曰謂長只云可妻也縲  
紲之事特爲他作一解終未實言其可取之實謂容只  
諒其不廢及免罪亦未實言其事○總見聖人擇人在  
世法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須知公冶亦是可免於刑  
戮者南容亦不必不在縲紲之中聖人只論人不論遇  
也兩賢豈有優劣哉

子謂公冶長節 輔慶源曰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  
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朝不幸而遇无妄之災  
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愆也



子謂南容節。徐倣絃曰：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爲貴耶？○黃勉齋曰：此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蔡虛齋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子謂子賤章。張彥陵曰：按此章暗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咨嗟歎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此如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

○李卓吾曰：夫獨造之難，不如觀摩之易。把子賤來做一尊賢取友樣子，豈徒贊之而已乎？○翼註曰：作文當用反題正做，虛處著精神之例於君子哉。若人下大發子賤能尊賢求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於魯之多賢，如此則魯無君子二句亦不費講。○又曰：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資取，須要自家費力，不是說決不能成德。

賜也何如章。張彥陵曰：器字只是借來說，見其爲有用之成材。○女器二字正發得含蓄。○四書家訓曰：何器以通用之器，其等不一，非辨美惡，辨大小也。○翼註曰：不可說器有貴賤美惡，旣曰有用成材，難言賤惡。○又曰：器字與瑚璉俱是借字，可影不可喻。○袁了凡曰：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其通達之才不

特可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爲今人所珍。而尤爲古人之所重矣。○許敬菴曰。子貢穎悟。居顏子之次。宜子賤所不逮。而才美之炫露。不若德器之淵涵。是子賤所就似不可量。而子貢器局已成。病於自是。故每勵而進之。○子貢之器。不在才之不足。而在有自負其才之意。子賤之近於不器。不是才之有餘。而在有不自恃才之意。許說最是。○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但是器之貴者。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明堂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李毅侯曰。以管仲之器。小推之。其亦庶幾於王佐乎。

仁而不佞節 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不佞。是

病仲弓之意。○翼註曰。舊說以厚重貼仁。簡默貼不佞。焉用佞節。張彥陵曰。按或人以不佞病仲弓。此卽是用佞處。玩本文兩箇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徒爲仲弓置辨。○翼註曰。焉用佞。泛說。而實承仲弓來。末句亦然。有以首句泛說。末句主仲弓。不用佞說。未可從。○王觀濤曰。禦雖訓應答。然要得禦字趣味。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徒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忘之矣。屢憎於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本欲取媚。而反以見憎。令他快然內悔。徐儆絃曰。時方以佞爲賢。則宜其見悅於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

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是人心公惡處。○陳氏以佞爲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竊不能無疑。不若此之更深矣。○仲弓之仁正在於不佞。

子使漆雕開仕章。張彥陵曰。按此章是見性之學。却亦是經世之學。○明新合一。○吾斯未信。吾字有味。人信我不如我自信。○苟於斯能信。則仕可也。卽不仕可也。以曾點之志觀之。可見。○袁了凡曰。聖賢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之意也。二

意原不相礙。○蒙引以夫子亦知開之未能信。與謝氏註稍異。然實可從。了凡亦是本蒙引來。○翼註曰。開只說吾斯之未能信而難出仕意。自見於言外。○信字內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身而皆誠。大全朱子第四段甚明。○存疑說信字。雖只主反身而誠一邊。然亦包得那一邊。蓋合巨細都要到真知地位也。○無毫髮之疑。卽真知意。是一反一正語。○祝石林曰。千古作聖不成。只疑畏二字。而畏又生於疑。然必千疑萬疑而後能無疑。疑信之因也。信聖之因也。信得極者。心眼平等。卽堯舜當前。亦只這些子。了無恐怖。○斯字指理。信字及註已見大意。見字篤志志字不安小成不安二字。指心。曾點莫春一段。卽斯字注脚。謂斯指心言者。謬謂

指仕言者尤謬。○朱子雖云點見得高想只在氣魄上略分其實斯字包得點許多話。至篤志處又是開所獨。○翼註曰子說朱註云說其篤志篤志云者是近裏著已期待不淺之意。蓋夫子使開以仕是以由求赤賜一例待他亦是吾儒適用之學。但開之志又欲以顏曾地步自期而不欲以由求地步自限。是近裏著已以爲志而隨世功名非其心也。其所期待甚不浮淺。故曰篤志與他處篤志較不同。○由求賜所具也都到信的地位。然看來開所謂信比數子還備不是一端之信。○如此看則開之勝由求赤者在斯字不在信字。其勝曾點處則在信字。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若欲實說點高於開處似當以時中一貫分。然恐不分之尤妙。○已見大

意與見道分明是一意。是一淺一深語。篤志與不安於小成是一意。亦是一淺一深語。饒氏雖說有三項。然其實止二項。子說內兼此二項。而篤志二字又包得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不安小成。故圈內止云篤志。○程子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二句。是子說意不可混入使仕句內。蓋使仕之時。夫子亦不料其已見大意見道分明如此也。○說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或曰說其當下一念。說其他日之有成。○兩意當兼說。○說叢曰瞿昆湖文云。卽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趙浚谷曰子之說之。只說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按畢竟兼說爲是。○李毅侯曰未信之

心。雖聖人必有之。若率爾自以為信。則其茫昧也愈甚矣。故必有不自信之心。而後可庶幾於信。此又夫子說開之微意也。

道不行章。存疑看乘桴句最好。蓋卽周流之意。與遯世者不同。然又須看註假設二字。○子路之喜。卽終身誦之之意。○按勇作急流勇退之勇看。○翼註曰。說者謂好勇二句。泛就子路平日言。看來口氣似泛。而意實專爲此事發也。○按歸與之歎。浮海居夷之歎。總因道不行而商量去就之詞。可見聖人胸無適莫。然到底只是歸魯。又可見其取材之妙。此節註中假設二字內。便有商量之意。不要竟作憤世說。王申四月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總旨。張彥陵曰。才効於可見。運

用反有實際。而仁藏於心術之中。起念之間。無可把據。此處稍爲寬假。世且依附道德之途。以自揜其拙。夫子不輕以仁許三子。正爲三子自有可用之才。更不必索之不可知者。以開假借地也。○王宇泰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辭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爾。○錢鏞青臣曰。此章只重仁之難知。帶言其才。正見仁不可輕許。近文皆云魯所急者才人。非仁人。如此立論。則重才輕仁。以客奪主。抑何背謬之甚乎。巳亥七月○周用齋曰。仁者當理無私。而治賦等或未盡合。只是才質做得去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節。不知也者，難其詞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意。

又問三節。翼註曰：又問及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王觀濤曰：拈出三箇可使字，所以動武伯器使之意。使而云可者，分明謂國家可使之也。自用人者，言不自三子言。方孟旋曰：仁在心之涵養，夫子實是有所不知，非託詞也。若才之粹美處，即仁矣。倘能器使其才，即不知其仁可也。○治賦兼有勇知方，言邑宰主治民言家宰主治事言。

女與回也孰愈章總旨。李毅侯曰：今人每謂賜聰穎外，露故不及回之如愚，不知如愚者明睿之極也。子貢未到此處，未能完全領略，少不得揣摩推測用事，所以聰

穎不覺外露，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者。若要他當下就學，那如愚的，則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可謂如愚之流亞否乎。○蓋子貢自負之病，不在聰穎外露。○賜之不如回者，顏子明睿所照，已到一貫地位，而子貢尚在聰明聞見上著力，所以不如。故無論知二較知十而弗如，即賜亦知十，猶然弗如也。然其病却不在此，何則？聰明聞見固自不輕，既到子貢地位，則欲其化聰明聞見而歸於一貫，未到子貢地位，則聰明聞見固入道之資也。子貢之病，全在自負其聰明之過，自負其聞見之多，此其所以不能入道也。今日何敢望回云云，是雖猶在聰明聞見上著力，未能遡流窮源，然自負之病，則已化而為自知自屈矣。即此自知自屈之念，還自本體上求。

之自可幾致一之妙。故夫子與之，不是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也。然夫子口中，又只贊其自知自屈，有可進之機，未嘗明說可進於一貫也。蓋欲使加工而漸悟耳。故此章只重在藥其自負上，化聰明聞見而歸於一貫，是副意，不可反作正講。註明容所照，推測而知，是朱子分別兩人之知，子貢則尚未知其分別在此也。

女與回也孰愈節

何敢望回節。顧涇陽曰：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將顏子與自家真面目描出。○據此則明容所照，推測而知，子貢已自知其分別在此。○據前說，則註自知是大概說，未是知其所以不如處。

據此說，則自知卽自知其所以不如，二者不同。看來大。全蒙引存疑淺說，未嘗說子貢尚未知其所以不如處，似與涇陽說合，並存可也。○四書家訓曰：何敢望見遠不及他，且不能齊等，况愈乎。○呂用晦曰：聖門以聞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文多云卽以聞論，卽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刁蒙吉翼註內，全載涇陽之說，亦看未破。

弗如也節。陳白沙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李衷一曰：道一而已，何有二。何有十，其謂知二不如知十，此自子貢較量於多寡之間，畢竟從聞見上比勘，但據其自知一念，還自本體上反求，自可幾致一之妙，不是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也。○此

與子前說同。皆看自知輕。看自屈重。涇陽則看自知重。看自屈輕。○張無垢云。豈是於回果弗如。只緣聞處尚多疎。若還真箇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此一章不知在既聞一貫之後。抑在未聞一貫之先。諸儒尚未參及。王子○此章癸亥二月二十九日重訂定。有總評。見別本。此本諸說俱當刪。

宰予晝寢章總旨 此章當看註志氣昏惰四字。一晝寢似未甚害事。然却由他志氣昏惰。所以晝寢。志氣乃學問根本。志氣既昏惰。如何爲學。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下。文聽其言而觀其行。亦不是怕他欺我。只因他志氣昏惰。連他自己也做不得主。所以要觀夫子此章。雖似黜宰我。實所以深教之。後來宰我終在十哲之列。想是因

夫子之言而能自發憤歎。

壬申四月十一日

宰予晝寢節 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做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污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始吾於人也節 李衷一曰。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宰予。與傷今思古意。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我不忍逆之云耳。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湯霍林曰。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一串說。○沈無回曰。子曰。二字。更端之詞。思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此二字。乃記者大得精神處。



吾未見剛者章。此章須與孟子養氣章參看。○張彥陵曰。按此章須重發未見剛句。正是聖人激發天下的意思。然剛主心體說。不論作用。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為剛。是就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此段與蒙引存疑說約俱合。○翼註曰。剛字。卽孟子言浩然之氣也。一說主心體說。與自強不息一例。亦說得精。○看來可兼用。○鄒東郭曰。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以時偕之。故能閤能闢。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沈無回曰。廉直狷介。是剛之一端。能屈能伸。能明

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此皆在用。上說。○馬鍾陽曰。夫子歎未見剛者。卽易自強不息者也。當與至大至剛剛字相同。非氣稟之剛。中和之強也。無慾自是剛字注脚。○按慾非私欲。若私欲則委靡汨沒甚矣。安得有剛之似。註云嗜欲。如嗜功名。嗜節義。非不悻悻自好。是貌為剛而實非也。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私欲嗜欲。恐未必當如此分別。但所嗜者自不同。如聲色貨利。亦是功名節義。亦是申棖之慾。還在節義功名一邊。故為似剛。此段卽圈外謝氏之意。○翼註曰。慾與剛非正相反。慾乃不剛病根。○又曰。慾字最廣。亦要說得細。程子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棖學於聖門。必

不至如世人貪財好色嗜慾無厭。但此心未能澹泊寧靜。世味猶多所牽引。故謂之慾。○吳因之曰。剛柔之名。雖自來並稱。然天地間只一剛便了。其所謂柔者。特委曲以成其剛而已。當初聖人因見得天下事。沒有這段委曲。便連那剛也成不得。故並舉之曰剛柔。不知剛與柔自對不過。蓋柔只帶在剛裏面。造化之所以爲造化。人心之所以爲至德。要不越此。須看剛字大而全。須見夫子致思本旨。○又曰。古來聖賢只完得一剛字。古來議論只發明得一剛字。人真有得於剛。便是道統所屬。此夫子未見之歎所由發也。觀易贊乾獨詳。便得思剛之意。○又曰。未見是想望欲見之詞。不是慨歎不得見之詞。佐案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張彥陵曰。按凡學問須要實實去做。莫口頭說過了。夫子曰非爾所及。若曰談何容易。爾試以身體之。恐未便能及此。人心原自大公。此心開明時。本欲捐爾我。平意氣。到施受實際。未必真能渾然一體。而無絲毫不平。此蓋難之之辭。欲其實用力耳。勉而進之。非抑之也。○翼註曰。及字就目下言。不就後日言。

夫子之文章章。張彥陵曰。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可聞不可聞。都從學者看領會得與不得耳。夫子之文章。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聞文章。能聞者卽聞性與天道。○理原如此。然此處却不重。只重教不躐等。文章是夫

子曰以教人者故可聞性道。夫子所不輕以告人者，故不可聞。翼註曰：文章，卽性天顯設處性道。卽文章隱微處，本是一而二，二而一，但章旨不重合。一上。○袁了凡曰：卽文章爲性道，是認影爲形，離文章而求性道，是潑波求水。○議論妙極，然須知是旁意。○呂用晦曰：此題作者有四病：文章性道糾纏交互，一病也；不體認教不躐等四字，二病也；子貢悟後始爲此言，將可聞不可聞作門外語混過，三病也；言字註罕言，作夫子整日向人說，固非，若謂有所祕惜，亦非，四病也。○又曰：向日脫教不躐等作文，求深得淺，今日靠四字作文，又真淺非深，總不解夫子所以不躐等，與子貢悟所以不躐等之故。○又曰：淺看不躐等義，直是村學堂齋規。

日課相似，有何聖教耶？將學者身分參差，火候生熟，都在教者意中看出，方見親切。○此章須味註罕言字，謂夫子之曰言而學者不可得聞，非也。謂夫子之竟不言，唯卽文章以爲言而聽學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曰言，則有躐等之病，且學者仍不可聞，不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唯卽文章以爲言而聽學者之自悟，則聖人之教，初無高下之分，而亦不見所謂不躐等之妙矣。

子路有聞章。張彥陵曰：此卽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畫出子路一箇心事也。未能行，要看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能非也。方纔聞善時，豈能卽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註及字可味。○龔應身曰：惟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恐惕之意。蓋急急皇皇。

不少寧處。惕然猛圖。欲聞斯行之。以爲後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耳。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何等勇果力量。純之則行健不息矣。○大全朱子一段。譬喻極好。說得古人爲己之心出。然子路勇行之心。似未盡出。不若此二段之切。○刁蒙吉曰。行兼遷善改過言。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子路殆庶幾乎。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張彥陵曰。學問只宜淺看。○不可提敏字作主。但性敏位高。亦可交互說。蓋性敏者多不好學。况又位高乎。位高者多恥下問。况又性敏乎。○究竟文子所以止於文子者。亦仍受敏之累也。戊辰。○孔文子這一種學問。當日必有實見之政事。衛國之

社稷。賴以匡持。衛國之風俗。賴以轉移者。非徒記誦詞章之學問也。故雖有疵行。聖人猶有取焉。若如後世風雲月露之學問。亦何足取耶。壬申四月十二日。○沈無

回曰。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爲文矣。不同。○刁蒙吉曰。孔文子瀆倫棄義。人類而禽獸矣。乃學問一事。有微長焉。謚存之。子錄之。不沒其善。皆所以示勸也。○甲辰房書曰。盛世之謚嚴。嚴則寡。末世之謚寬。寬則衆。夫子之略其短。取其長。善通先王立謚之意。而爲言也。

子謂子產章。首說箇行己之恭。則與夫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此一句是爲人根本。唯此處服得人。故事上使下得行其志也。○鋤姦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存疑所謂陳力就列也。○使非役使。乃駕御之意。○翼

註曰大抵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按翼註事字改作外字爲渾○眞西山曰考其所爲唯作丘賦鑄形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

晏平仲章 吳因之曰凡相傾相陷之風多起交道不終

嫌隙互生至標榜詆毀結黨擠排而禍貽家國故因平

仲寓意云敬有二意又當皆兼內外一曰不狎一曰不驕又有不厭

意○四書家訓曰交久何以敬衰一則久而易狎狎則不敬一則久而易厭厭則不敬○沈無回曰久不獨狎以昵生亦兼有炎涼遷換之意在內○李見羅曰只敬了便諸費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閉之端雖多其弊總自不敬生來○久字敬字自是兩層能敬斯能久是餘

意不可卽包在敬字內

臧文仲章 王觀濤曰龜能知未來吉凶故事之欲爲趨

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於冥冥之

龜故曰不知民義是朱傳添出何如其知猶云是何等

樣知語亦婉刺

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曰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

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

心則忠清卽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

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未知焉得仁者正所謂其心

或別有他念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

母之邦其仁固自在○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

知仁○集註有二意圈內是就事看則子文心無私而

未必事當理。文子事當理而未必心無私。圈外是推外看。以僭王猶夏正君討賊之義論之。則二子心皆不能無私。而事皆不當理。此二意原互相發明。若如高中玄之說。則二子事皆當理。而心不能無私。在大全朱子亦有此意。所謂二子忠清。是就事上論。比于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論。是也。此另是一意。難以並用。○朱子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見於色。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令尹。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思如何。未足以盡

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蒙引謂使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所以去亂者。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看來未是使子文之三仕三已皆當理。文子之去亂果無私。亦叫不得仁。何則。以猶夏不討賊之事論之。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翼註謂玩註子文處。是未知其心之純雜何如。文子處。是未知其心之安勉何如。如此則上節是觀其所由。下節是察其安。然子文夫子既許以忠。則亦非有所爲而爲者矣。只依余前說爲是。○附說苑至公。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

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我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我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屢。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

季文子章 王觀濤曰。夫子不與文子同時。茲聞往事而

斷之。非評文子也。再斯可矣。乃緣文子而立善思之準耳。故切不宜多說到文子。再之一字。乃示人意也。○再字。要看得活。事到面前。思之未得者。須著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徧。便是再。○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因私意則致三思。因三思則私意愈起。此段與集註程子一段。是兩層意。實相發明。此段卽圈外所謂窮理。程子一段。則所謂果斷也。○王宇泰曰。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翼註曰。文子計利害者也。

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存疑再思的是一思一段。最妙亦本朱子思而得之方。是一思一段來。知此則周公之夜以繼日。可以不必疑。要知夜以繼日亦止得再思。未嘗三思也。大全橫渠一段。另是一樣意。難並用。若語類所引橫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趨吉之說。則自與朱子欲人以義制事一段同也。○存疑又謂聖人此語特為中人言。恐未是。雖上哲亦須是再思。亦不可三思。雖魯鈍亦不可三思。

甯武子章 張彥陵曰。此章是以有道之知。形出無道之愚。只重邦無道則愚句。○袁了凡曰。無道有道俱就成。公時言之。有道是復國之後。無道是失國以前。知可及

而愚不可及。亦當合看。蓋不韜光則不能濟變。不沉晦則不能免患。不盡黜其智巧。算計則未能捨身以徇君。此愚之所以難也。○此說最是。蓋圈內圈外原是一意。陳氏所謂艱險中能沉晦是也。合來方見得不可及。○金上還曰。此章當如先進章例。知愚之說。乃當時見武子處常則明目張膽而遂知之。見武子履變則似昏似默而遂愚之。唯夫子因知而深見其愚之難處。蓋知者明用其知也。愚者暗用其知也。明用其知則知有可效。暗用其知則人莫測其所以默運者。故曰愚不可及。○四書鏡曰。坐鎮安常。知非真知。盡瘁艱難。愚非真愚。愚知特從時俗所見論之。○翼註曰。細玩朱註無事可見者。非束手無事。但無後來履危蹈險之事耳。大夫事上



使下豈全無一事大抵爲於可爲之時則知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愚○翼註曰邦字實指衛邦勿泛有道只是內變不生外患不作勿說太深無道是晉文外構元咍內爭時○蒙引曰在朱子則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爲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爲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沉晦爲愚以免患爲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看來朱子所謂保身濟君似卽指沉晦言程子所謂免患似卽指不避艱險言愚字皆兼兩項說愚之不可及處亦皆兼兩項說但朱子則微重在不避艱險程子則微重在沉晦耳蓋上二句是案下二句是斷未嘗有淺深也蒙引分解似謬○看來圈內外自是兩意不兼也罷壬寅四月廿二日○不避艱險就

是愚之不可及處保身濟君亦是愚之不可及處自有兩層但不可以不避艱險爲愚以保身濟君爲愚之不可及耳○自世俗觀之則禹稷之三過不入孔之轍環亦愚也辰四月初六日○此章癸亥三月另訂定見

別本 乙丑八月又定以圈内圈外爲二說不當合

歸與歸與章 沈無回曰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後一著之詞也○張彥陵曰連說歸與有振奮回首的意思卽含傳道之意析疑曰十三舉門弟子後自孔文子以下八舉春秋人物竟發歸與之歎言人才之無若吾黨也狂是俯仰天地睥睨古今以志言簡卽狂裏面事不是不屑細微是廓落高曠意一切世故不入其胸次正是狂處此等人白露精光自成體段故曰成

章卽成其爲狂也。裁之使就中行，所以二字正聖人傳道密微處當味。○輔慶源曰：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仇滄柱主輔氏之說，冉永光及翼註都不主輔氏，冉是。壬申四月十四日。○輔氏所謂脫略世故者，兼細行有不矜，實事有未副說。○孟子狂狷章，大全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略於事謂簡，存疑亦云。則二字固可分配也。蓋單言狂，則兼簡意在內，言狂簡，則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說叢曰：或疑子在陳，顏閔諸賢見在從游，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者寬詞也。從游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

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管云：商偃由賜，皆共垂教，易世之事業者，道不行而思遯世，故屬意在於狂，是又不然。聖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皙牧皮也。○李毅侯曰：斐然，可想見升堂氣象。○陳伯玉曰：得道後之文章，是從闇脩之養得來，無邊幅可見。此之文章，是從資性帶來，便有邊幅可見。○語類謂各自成章最妙，蓋勇藝自成，勇藝之章，德行自成，德行之章，文學自成，文學之章。○析疑曰：如後世之學禪者，依舊要做官，却是不成章也。○斐然二句，是一揚一抑，狂簡二字，似不是一揚一抑，志大不是全好，略於事不全不好。○李毅侯曰：此夫子思狂也，中行節，纔合狷言之，狂者氣魄在狷者之上，夫子取其可以擔荷世道。

所謂狂者進取是也。進取是他斷然要做聖賢。志願高大得緊。無一箇住頭處。好攔截得他。有此志願。自然不拘小節。硜硜信果。有所不能。所謂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此亦是願力太高。一時躬行上未便相稱。故如此。其大段却已到好處。看他志行卓然有立。雖未至充實之光輝。而學問成就處。已成箇大片段。煥然可觀。言談氣概。自與尋常迥別。故曰斐然成章。不是半閒不架可動搖之人口裏一樣。身子上又一樣。爲行不揜言也。若是言行相背。大德踰閑。至若今狂之蕩。則一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子思他何用。註陷於異端者。須活看。○仇滄柱曰。不知裁句正解。當從淺說。淺說將斐然成章作伸言狂。將不知裁之作伸言簡。與朱註相合。

註以志大訓狂。略事訓簡。下文志極高。正應上志大過中失正。又應上略事。慶源輔氏分配甚精。紫峰說實本於此。觀此則知斐然成章。是識見高明。志意遠大。乃狂之可進於道處。不知裁之。是識過高而不平實。志過遠而不切近。乃簡之未合於道處。故不知所裁。斷屬小子看。至夫子歸而欲裁之意。當補在本文之後。

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夷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多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既改其惡。便是無可惡者。此與不遷怒一般。○李見羅曰。夷齊疾惡甚嚴。然其意要在淑世。非避世。以愛人。非絕人。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爲善的意思。後來之不念。又是成就人的意思。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人怨是用希。○周季侯

曰不念舊惡原無實錄止就他心境上摹出此聖人追想之言。○王宇泰曰君子至公不爲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怨。此意淺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不是到不念時方怨希也。卽其惡惡時而怨已希矣。孰謂微生高直章。高中玄曰好名之人能讓干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不在大處。人皆矯飾底蘊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反不可以觀人也。○季彭山曰直道而行謂如其最初第一念也不在形跡上看卽如證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以昭公爲知禮。

非直矣。乃何直如之。要問立心何如耳。○看來此直字兼行上看。與直而無禮惡許以爲直之直微不同。○假使當時告之以故則爲曲意徇物。若使不告之以故則是掠美市恩。故註兩言之。王戊三月初十日○刁蒙吉曰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總之是違道干譽。

巧言令色章

張彥陵曰此節重在恥字。這兩種人情態

雖別總來都是外面要作好人。飾爲長厚而心裏實不可對人言。夫子兩曰恥之。正取出若人一點良心發其愧汗。使他有箇回頭日子。○沈無回曰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發脚處。夫子譏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恥。皆以防人心之微漸也。○獨言

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恥而獨我兩人恥之也。細玩語氣醒世意深而慨二流人之意較淺。

顏淵季路侍章總旨。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四書家訓曰。此章總是聖賢之志。公而不私。至於聖人超於賢人。賢人超於庸衆。乃其分量則然。不必分別。只重他好邊說。○翼註曰。此章志字只泛說。勿如下論作用世之志。○聖賢之志總是一箇公而不私。而顏淵大於子路。夫子又大於顏淵。此大小之別也。然顏淵與子路。又有有待無待之別。夫子與顏淵。又有有意無意之別。○小便有待有意。大便無待無意。總只是大小之分別。乙丑九月十二日。

顏淵季路侍節。袁了凡曰。人須要立志。人若無志。猶樹

之無根。學問皆無頭腦矣。程子提出仁字。又曰。皆與物共。便見古之聖賢其志全在天下國家。平居相對。躍然而出。

願車馬節。李衷一曰。看來子路之志。地位儘高。不專靠在車馬輕裘。還在無憾上。都是有忘人已形骸的意思。豈區區輕財利。勿把子路志看得淺。吳因之曰。車裘共敝。頗類俠的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別。

願無伐善節。薛畏齋曰。顏子克復以後。必無矜已誇人氣態。特恐凝神斂氣之學。少不到。心中微有渣滓。未化耳。○方孟旋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有勞之可施也。○家訓謂回一

念克己善且不見爲己善。安知有伐勞且不見爲己勞。安知有施亦是方孟旋之意。然說得尤明。○無伐無施。要看得是顏子已溺已飢之意。方與此章言志切。不要看得與若無若虛一般。壬申十二月又要看得是天理周流不止是萬物一體。是心之德。不止是愛之理。辛未閏七月

老者安之節。周季侯曰。聖人一副廣大心腸。須要寫得懇惻。不要只作因物話頭。然這種志願。隨時隨處俱用得著。實無等待。○翼註曰。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邦家說。聖人此志。隨處可行。沈無回曰。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堯舜之猶病。而天地之猶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唯見

其充滿無憾耳。○朱子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然學者亦須如子路恁捨得。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染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程子曰。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有甚妨礙。○看來二子之志。俱是就無私一邊說。夫子之志。是就當理一邊說。但有大小之別耳。壬申四月十五日○老者三句。語類有廣大精微四句。極好。

○李毅侯曰。他日與曾點亦此意。

已矣乎章。袁了凡曰。訟者如冤家相見。便不放他躲避。又如老吏斷獄。務要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內自訟。不靠口頭底說話來辨悉。不靠外面的意氣來振刷。只

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追求。證辨以圖改善。此是夫子致望意。○李毅侯曰。凡訟者。必求勝而後已。使克己亦如是。則去慾必除其根。而過於前者。不復萌於後矣。當時欲寡過之伯玉。不二過之顏子。爲庶幾焉。○四書家訓曰。人不患有過。而患不能改過。然必有悔心。而後有改心。亦必悔心深切。而後改心勇猛。

十室之邑節。張彥陵曰。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主質美說。或主真心說。好學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不相礙。○不好學。亦須兼怠惰。隱怪二項。○翼註曰。好學要根忠信來。爲妙。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恆者不二其

心。便是忠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說叢曰。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認了忠信是美質。而更不好學。卽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纖毫有疑。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譬衣錦夜行。與衣褐夜行。同赴坑窖。錦褐有異。失命同也。故不可不好學。○李毅侯曰。全是引誘人好學。要在不如處。得解聖學以誠爲主。其緊要在主忠信上。忠信是本體。學是工夫。好學所以保任此忠信。而神明之也。蓋自有諸己之信。而至美大聖神化不可知。亦顧其學力何如耳。忠信而不好學。則其究也爲經經之忠信而已矣。又其究也爲不忠不信。小人之無忌憚而已矣。○刁蒙吉曰。忠信是朴實。

困勉錄卷之五  
頭地人。若曰我豈有異於人哉。不過時時誦法先王。事  
事佩服古昔。憑忠信二字實心實意做去。未敢稍自菲  
薄耳。○此章雖似對質美者言。然亦是大概說。蓋人之  
作聖。既不在乎質。而在乎學。則有美質者。不可恃。無美  
質者。不可諉也。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五 終



